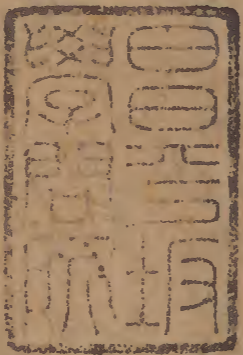


宋史

志百四十八之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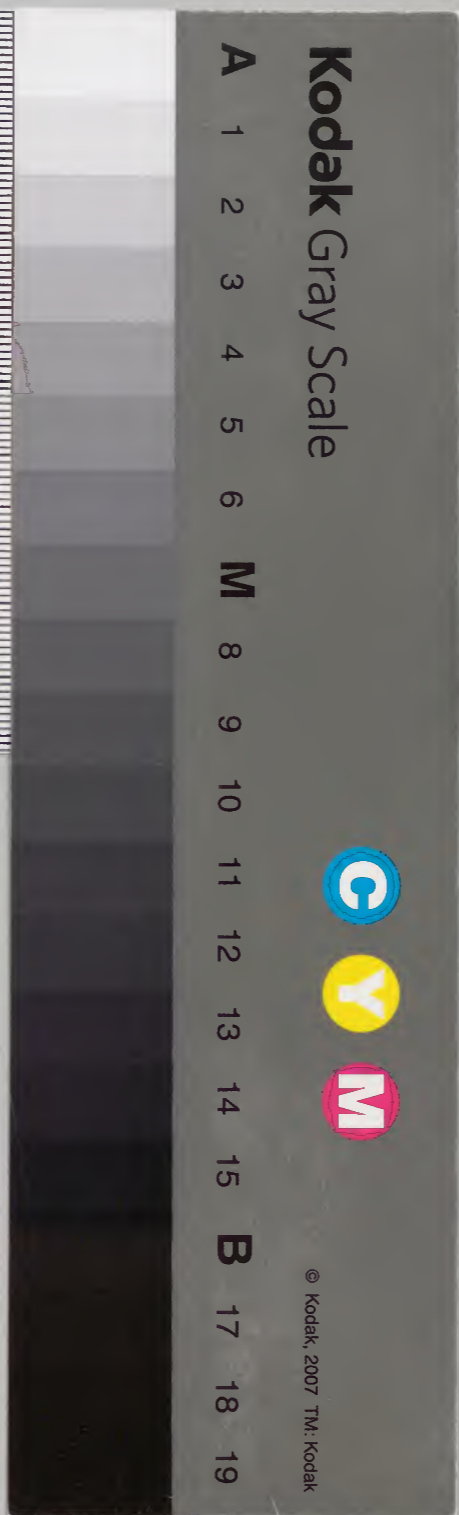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四	五	漢書門類
二	八	四	五	五〇	
冊	架	函	號	類	

二	五	漢書門類
八	〇	
三	六	
二	五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65
冊數	122	(59)
函號	281	23

卷百四十二

五十九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百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九一百九十五



聖朝三司在國營圖書室前書寫相製修國史領經進事都總制殿學士

初修

兵九 訓練之制

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三百以
下或給役或習技其後別募廂兵亦閱習武技晁教
閱廂軍成川彥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諸
日習之法以鼓聲為節騎兵五百步兵四百習以其坐
作進退非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宋初以來中興諸
軍皆用之明道二年振旅使王曙言本廂下軍止給

宋史卷一百四十八 兵九 訓練之制

三百八十八
卷之六十五
一

役而示嘗習武技宜取材勇者訓練亦補禁軍上可
其奏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議者謂諸軍
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
官閱陣武令解鍔以弓弩射當置弓二等自一石至
八斗弩四等自二石一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
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祿帶金革殺
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鍔甲十副甲五令迭
披帶之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慶曆元年
從邊兵不教者于內郡俟習武技即遣戍邊二年諸
軍以射親疎為賞罰中的者免是月諸使仍籍其名

闕校長則按籍取中多者補樞密直學士楊楷請教
騎兵止射九斗至七斗三等弓畫的高五疊六的二
十步引滿即發射中者視軍數給錢為賞騎兵佩箭
陣刃訓練時以木桿代之奏可四年詔騎兵帶甲射
不能發矢者等所乘馬與本營熟優者立等者立教
射在事體容及疆弓不習射親不可以臨陣臣等
嘗定弓弩挽繩跋硬射親格願行諸軍立賞肄習
以言款二世各一閱諸營立止射親更卒之數命
臣吳慶前馬步軍司閱之其射親入第四至第五等
量先給賜入第二等已一及挽繩跋硬中格悉引對

卷之六十五
一

親閱等數多者其正副指揮使亦第賜金帛詔以元
定於班教諸軍四年遣官以陝西陣法分教河東軍
十五年密詔益利梓夔路於轄司以言等言六年候
民間觀聽實熟即便以短兵日教三千人十日一易
知并州明鑄言臣近籍諸營武藝之卒使帶甲試充
奇兵氣為三等庶幾主將悉知軍中武技強弱臨敵
可用詔頒其法二路范仲淹請以帶甲射一石三石奇
兵餘自九斗至一斗第為三等射力及等即升之詔
者為今六年詔諸軍長三月每教弓弩止習短兵又
詔以春秋大教弓射一石四斗弩廣三石八斗弩刀

班為資次欲第一班換供備庫副使第二班換內殿
承制又換前班差遣州總管以下並以五路緣邊為
優諸路為次正團練使州總管正刺史州幹轄諸司
使副都巡檢使駐泊都監內殿承制崇班巡檢州都
監供奉官至借職教押軍隊指使者詳諸司使副已
上差遣見依格施行外承制以下欲依今來轉員所
差遣例又供聖神勇驍騎雲騎宣武軍都指揮使換
文思仍除遙刺已帶者依舊御龍直都虞候文思使
帶遙刺者依舊內殿直兩次都虞候換左藏庫使一
次文思使帶遙刺者依舊者詳拱聖神勇與驍騎以

下軍分有異兼御龍直都虞候遇轉員合次神勇軍
都指揮使轉行及係環衛諸直入員最上名人兼內
殿直都虞候以次殿前班及轉員無闕合隨龍衛軍
都指揮使轉行理難於驍騎雲騎宣武軍都指揮使
之下換官欲御龍直內殿直都虞候依格合換官外
並除遙刺驍騎雲騎宣武軍都指揮使止與換大恩
使更不除遙郡刺史內已帶遙刺者並依舊內殿前
班副都知並與換供備庫副使今馬步軍諸指揮事
藝高彊十將引見取揀充員僚內弓箭手短一皆前
入合降一軍安排弩手括不發事體頗同并於

詔殿前司步軍指揮當出戍者內擇槍刀手伉健者
百人教如河東法藝精者役使以優獎之五年四月
詔在京殿前馬步諸軍巡教使臣並以春秋分行校
試射命中者第賜銀楮兵房置籍考校以多少定殿
最五月詔以涇原路蔡挺衛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
仍頒諸路其法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橫列騎兵二
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為節來草象人而射為
中者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
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即退預
籍人馬之彊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為奇帝以

其點閱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六年詔河北四路承平日久重於改作苟遂因循益隳軍制以其京東武衛等六十二營隸屬諸路分番教習餘軍並分遣主兵官訓練九月詔自今巡教使臣校殿最雖以十分為率其事藝第一等及九分已上或射親及四分雖殿除其罰第二等事藝及八分或射親不及三分雖最削其賞十月選涇原土兵之善射者以教河朔騎半馳驟野戰帝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十萬軍之資也儻訓練精勇人得其用不惟勝敵亦以省財安石等曰陛下頻年選擇使臣專務

訓練間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明士卒皆奮觀其技藝之精一人為數夫之敵此實國家安危所繫也是時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便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勸沮之士無不爭勸者七年詔教閱戰法主將度地之形隨宜施行二月詔自今歲一遣使按視五路安撫使以下及提舉教閱諸軍義勇保甲官課其優劣以聞而誅賞之八年詔在京諸軍營屯迫隘馬無所謂習比初四教場益寬大可以馳騁其今騎軍就教者日輪一營以馬走驟閱習五月臧景陳馬射六事一順駿直射二背射三盤馬射四射親五野戰六

輪弄各爲說以曉射者詔依此教習八月帝令高孝
寬視教營陣大閱八軍陣於荆家陂訖事大賞元豐
元年十月詔立在京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爲上中下
三等步射六發而三中爲一等二中爲二等一中爲
三等馬射五發驟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數等如
步射法弩射自六中至二中床子弩及砲自三中至
一中爲及等並賞銀有差槍刀并標排子角勝負計
所勝第賞其弓弩墜落或縱矢不及期或挽弓破體
或局而不張或矢不滿或弩蹶不上牙或獲不發或
身倒足落並爲不合格即射已中賞餘箭不合格

降一等無可降者罷之是月賈逵燕達等言近者增
損東南排弩隊法與東南所用兵械不同請止依東
南隊法以弩手代小排若去敵稍遠則施箭近則左
手持弩如小排架隔右手執刀以備斬伐與長兵相
參爲用詔可其槍子仍以標魚習十一月京西將劉
元言馬軍教習不成請降步軍又不成降廟軍乃下
今諸軍約一季不能學者如所請降之十二月詔開
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中
都所遣教頭在京步軍教習亦十人以一人
習馬射受教於教習馬軍亦十人以一人

軍二年四月遣內侍二得一閱視京西第五將所教
馬軍五月得一言其教者無狀言本將陳宗等具祈
宗等引罪帝責曰朝廷之四方驕悍為可虞選置
將臣分總禁旅俾時訓練以待非常至於部勒規模
悉經朕慮前後告戒已極周詳使宗等稍異木石亦
宜畧之人意尸祿日久既頑且慵苟遂於寬寔難勵
衆可並勒停是月詔殿前步軍司兵各置都教頭掌
隸教習之事弩手五營弓箭手十營槍刀標排手五
營各選一人武藝優者奏補遂司各舉散直二人為
指使罷巡教使臣是日詔河東陝西諸路舊制馬軍

自十月一日馳射野戰至穀雨日止塞上地涼自今
教起八月止五月一日七月詔諸路教閱禁軍毋過
兩時九月內出教法格并圖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
矢運手舉足移步及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闢
步用標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四年
五月詔東南諸路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將兵目降
教閱新法之後軍士有所倍費以聞蓋自團立將兵
以來軍人日新教閱舊資技藝以給私費者悉無暇
為故也六年從郭忠紹之請步軍弩手第一等者令
兼習神臂弓七年八月詔開封府界京東西路專選

嘉靖丙辰年
監生楊廷瑞刊

宋史志卷一百四十八 七
監司提舉教閱神宗留心武備既命立武學校七書以訓武舉之士又頒兵法以肄軍旅微妙淵通取成于心群臣莫望焉元祐元年四月右司諫蘇轍上言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月止一教是月朝請卽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情者頗以爲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鬪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樞密院亦以爲元降教閱新法自合

教者指授不當令兵衆例誦詔從之九月樞密院奏異時馬軍教御陣外更教馬射其法全隊馳馬皆重行爲之字透空發矢可迭出最便利近歲專用順鬃直射抹鞞背射法止可輕騎挑戰卽用衆乃不能重列非便請自今營閱排日馬軍之字射與立背射隔日互教詔可三年五月罷提舉教習馬軍所六年六月三衙申樞密院乞近狀七十日依令式放諸軍教王巖叟白韓忠彥曰景德故事皆內侍省檢舉傳宣今但歲舉爲常則不復見朝廷恩意忠彥以爲然乃開陳大皇太后曰如此則爲常事待處分內侍省遂

詔今後入狀遣中侍傳宣諸軍住教紹聖元年三月
樞密院言禁軍春秋大教賞法每千人增取二百一
十人給賞有差從之二年二月樞密院言馬軍自九
月至三月每十日一次出城率演教習回答野戰走
驟向背施放遇風雪假故權住從之三年五月詔在
京府界諸路禁軍格鬪法自今並依元豐條法教習
七月詔選弩手兼習神臂弓八月詔殿前馬步軍司
見管教頭別選事藝精強通曉教像體法者展轉教
習其弓箭手馬步射射親用點藥包指及第二指知
鏃並如元豐格法是月又詔復神臂弓射法為百二

十步元符元年十月曾布既上巡教使臣請格鬪
祖宗以水御將士常使思歸人主而威令在營軍
申嚴軍政豈待朝廷立法而後施行耶是為軍中
失帝深以為然政和元年二月詔春秋大教諸軍
弩斗力並依元豐舊制四年五月臣僚言神臂弓
深遠百二十步給箭十隻取五中為合格軍中必得
教賞恐惰於習射近襄前為安軍司勳會稽人
數並改為上察其中點此兩上察從之五年二月
詔自今教習留將兵不赴教閱並以遠近軍
界者為其罪十一月臣僚言春秋大教諸軍

宋史志卷一百四十八

取一之為強其射親中多者為賞大者為勳
依元豐法八年詔州郡禁軍出外者留五分在州
教閱從毛文之請也重和元年正月而兵部侍郎
文靜中選對論禁軍訓練不精多乞雜役帝曰祖宗
軍法之法最為嚴密神為尤如意謂者近來兵官長
以弛慢言者春振旅夏安舍秋治兵又夫國者於農
隙以講事六司馬教戰之法三公伯六司之禮細論
周制六抵軍旅之政六鄉無有不總之者今士人作
守存任勸農事不以勸耕稼為職信官軍府事不以
訓練為意自今知後使班直及在衛者官軍人長

德心戒更候日長即親御教閱教賞足以粹中所委
照條令行之宣和二年四月立騎射賞法其背射上
等者賜若依射法推賞靖康元年二月詔軍兵久
教習太冗蓋今三衛與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復
已等故不問更法招收既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雜
色已破十居三四今宜按兵之際精加選擇選錄軍
籍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拘口之神醫也志者考乃
中國長技宜多行教習以好遠動仍今間用本軍教
閱康使習熟四月詔復置教場春秋大閱之復由教
法以教賞之一律法熙寧二年十一月趙鼎乞議示

諸君見八陣法以授邊將使之應變以詔諸將同而議
求相度地形定為陣圖開泰五年四月詔邊將先進
教閱陣圖帝嘗謂人少邊臣無知音正之體石元奇
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三陣之變出於
自然非強為之宰相韓琦因請諸帥臣各具戰陣之
法來上取其所長立以為法從之帝患諸將軍行無
行陣之法嘗曰李靖結一人為隊必有其意星書羽林
皆以二人為隊靖深曉此非無據也乃令賈逵郭固
試之十二月知通遠軍二詔請降合行條約詔賜御
製文字圖行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畧風角集古

四路戰守約東各一部餘令開泰鳳路經畧司抄錄
六年詔諸路經畧司結隊並依李靖法二人為一小
隊九人為一守隊賞罰候成序日朕裁其隊五及器
申之數依涇原路牙教法九月趙鼎言欲自今大閱
漢蕃陣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為法旌旗麾幟各隨
方色戰國時大將之旗以象為飾其前知知之
義合中軍亦宜以象為號其八隊別繪天地風雲
龍虎鳥蛇天地則象其方圓風雲則狀其飛揚龍虎
則狀其翔盤之勢以備大閱樞密院以為陣隊旗號
若繪八物應立衆難辨且其間亦有無形可繪者

詔止依方色仍異其形制令勿雜而已七年又命呂
 憲知曾孝寬比較三五結隊法十月以新定結隊法
 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遺近待李憲付趙高曰陣
 法之詳已令憲面諭今所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
 折問憲必一一有說然置陣法度之失其傳今朕一
 旦據意所得率爾為法恐有未盡宜無避忌但具奏
 來繼又詔曰近令李憲齋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付
 卿同議可否因以團立將官更置陣法卿必深悉朝
 廷經畫之意如日近可了宜令李憲齋其赴闕尚奏曰
 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李靖以五十人為一隊每二

人自相得者結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
 中隊為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儀旗五人
 即充五十並相依附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
 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
 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擒者一人為旗頭
 令自擇如已善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儀自選勇悍
 者一人為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隊九
 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接小隊用命中隊應接中隊
 用命大隊應接大隊用命小隊應接如道挽觀望不
 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擁軍校隊委本轄隊

身四百个
將審觀不救所自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

身自受敵體被重創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
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學而
能也然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
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以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
百千萬則為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
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間管四兩為卒屬之
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
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
五營為軍十軍為廟自廟都指揮使而下各有節制

有負品亦言之比長門胥族師黨正之任
什伍之制於都法為便然都法恐非臨陣
之術也况八陣之法又失其傳聖制一都營之前
若合符節夫法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者以虛
之數為符實言以實形之然所擊者非其虛所言
者非其實言遂能勞之飽能飢之此所謂致人而不
致於人也七年七月詔諸路兵撫使各且可用陣法
法及諸軍知陣隊法者以聞九月崇儀使郭固以同
詳定古今陣法賜對於是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付
河北八年二月帝批見校試七軍營陣法

前後抵括難為施用可令其後試官據其可取者草
定八陣法以開初詔樞密院曰唐李靖與世無全
書諸先通典雖折論外又官號物名與今書謂不同
武人將位多不能通其意今樞密院檢詳官吳王振
曾教王白襲逢京等校正分類解釋今書可久命
樞密院副都承旨張誠一八內押班李思溫與張景
行視寬廣用馬步軍二千八百人無在之詰曰官陣法以
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遂為都大提舉誠一等官為同提
舉擬逢原參議公事吳元象張景等為樞密院副都
樞密公事凡三十九人誠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陣法

約受兵二萬人為率為七軍內廣候軍各二千八百
人取戰兵千九百人為七十六隊戰兵內每軍營
二百弓手二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騎兵四百輜重
每軍九百是為二千八百人帝諭近臣曰廣帝始置
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
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即
九字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吳越守將
靖以尉遲弼亂持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
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窺之六花八陣即九軍九果
若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三陣以圓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為陣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為侯國天故以
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色一圓以六色一此也軍六
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一虞候
軍左右兩谷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兵為七軍八陣者
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為六軍三
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為六軍都虞候是為
二虞候軍天武拜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
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
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必差也
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為法失之

迭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
可取果如其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日擇
寬平之地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
其法爾以理推之其不可用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為
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
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特止曰營行
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於是以八月
大閱八軍陣於城南荆家陂已事賜遂而下至指使
步馬軍銀絹有差八年詔諸路權住教五軍陣止教
四御陣九年四月帝與輔臣論營陣法謂為將者少
嘉靖丙辰年

監生胡重寶刊

知將兵之理且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
大將譬則心也諸軍四體也運其心智
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則右抹攻
右則左抹前後亦然則軍何由敗也
元豐四年以九軍法一軍營陣按閱於
城南好草陂已事獎諭熙寧七年詔已
降五陣法今諸將教習其舊教陣法並
罷蓋九軍營陣為方圓曲直銳凡五變
是為五陣元祐元年高翔言乞以御陣
與新陣法相兼教閱從之蓋元豐七年
詔專用五陣法而舊教御陣遂廢至是
復令互教紹聖三年復罷教御陣大觀
二年詔以五陣法頒行諸路靖康元年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

通直郎泰元所著兵書陣圖師律三策大
八陣圖一小圖二皆酌古之法參今之
宜博而知要實為可用詔令賜對當時
君臣雖無雄謀遠畧然猶切切焉以經
武為心高宗建炎元年始頒樞密院教
閱法專習制禦摧鋒破敵之藝全副執
帶出入短檠神臂弓長柄刀馬射穿甲
木挺每歲儼春秋教閱法立新格神臂
弓日給箭二十射親去換百二十步刀
長丈二尺以上氈皮裹之引闔五十二
次不令刀頭至地每營選二十人閱習
經兩閱者五十人為一隊教習分合隨
隊多少分隸五軍每軍各置旗號前軍
緋旗飛鳥

爲號後軍皂旗龜爲號左軍青旗蛟爲號右軍白旗
虎爲號中軍黃旗神人爲號又別以五色物號制招
旗分旗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
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却或分藏爲伏
或分出爲奇皆舉旗爲號更鳴小金應鼓備瞻望不
及者豫約伏藏之所緩鳴小金即止急鳴應鼓即奇
兵出陣趨戰急鳴小金即伏兵出其春秋大教推賞
依海行格法李綱言水戰之利南方所宜沿河淮海
江帥府要郡宜倣古制造戰船以運轉輕捷安穩爲
良又習火攻以焚敵舟詔命楊觀復往江浙措置河

淮別委官三年親閱水軍千鎮江登雲門外紀述四
年詔內殿按閱神武中軍官兵推賞二十四年臣僚
言州郡禁卒遠方緩弛多不訓練春秋教閱臨時備
教乞中嚴舊制三十一年詔比閱諸路州府禁軍士
軍官宜體私行妨礙閱帥府其嚴責守其勤兵歸營
訓練精熟以備點視孝宗乾道二年幸濠州門外次
幸白石岡兵三衛率持戈道駕射生官兵亮御營
殿所獲是日有數將獨手運大刀上曰刃重幾何李
俊舉奏乃皆重數斤有旨卿等教閱精明又論陳敏
曰軍中馬衣裝整肅如此特錫賚數馬金帶二十人推賞

有三年四年幸第... 舉白旗變陣次二鼓舉赤旗變陣青旗變陣
... 上大悅賞資加倍兵分東西呈大刀大砲上問
... 訓練撫以深恩錫以重賞志氣倍奮今日之兵陛下親
... 手元射一石四斗力升加三斗元射一石力升加五
... 斗弩手元射四石力升加五斗元射兩石七斗力升
... 加八斗進秩推賞有差宰執進射親賞格虞允文曰
... 指試以斗力升請給今用射親定賞賞恐不加意斗力
... 上曰然他日雖強弓弩可以取勝若止習射親則斗
... 力不進此賞格下須行淳熙間立捨手及射鐵箭格
... 上謂韓臣曰聞射鐵箭諸軍鼓躍奮厲周必大曰兵
... 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陛下激勸告戒人
... 人皆勝兵於是殿前步軍司諸軍及馬軍舊司弓弩
... 手射鐵箭合格兵共一千八百四十餘詔中梁箭弓
... 箭手一石二斗力一箭射弩手四石力八箭依格進兩
... 秩各賜錢百緡云箭手一石力十箭以上弩手三石
... 力八箭各進兩秩詔中外諸軍賞格亦如之紹熙元
... 年詔殿司許浦水軍并江上水軍歲春秋兩教外每
... 月輪閱習沿海水軍準是知徽州徐譚言諸路禁軍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近法以十分為率二分習弓六分習弩餘二分習槍
牌習弓者聽兼習弩斗力可以觀其進退射親可以
察其能否勤惰之實人有稽考詔下諸路導守之執
政胡晉臣言比年用射鐵簾推賞往往獲遷秩是亦
足以作成人才上曰射鐵簾不難此賞格太濫其事
以武藝精熟為尚二年樞密院言殿步司諸軍之
手帶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六箭中梁為
本等弩手帶甲百步射四石力箭十二五箭中梁為
本等槍手駐足舉手擲刺以四十擲為本等王帥委
統制統領較其藝本等外取升加多者每軍五千五

百人以上弓弩槍手各十五人請主帥審實上樞密
院覆試各擇優等二人升轉兩秩餘人給錢五緡俟
將來再試慶元二年幸候潮門外大閱嘉泰二年詔
將按閱諸軍賞資依慶元二年增給寶慶二年莫澤
言州郡禁軍平時則以防寇盜有事則以備戎行實
錄於朝廷非州郡可得私役比年州郡軍政隳廢各
於廩給闕額恒多郡官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
存留者不什一當教閱時鈐總路分雖號主兵僅守
虛籍莫敢號召入教之次坐作進退殆同兒戲守臣
利虛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賂收年甲且一兵請給歲

嘉靖丙辰年
監生胡重寶刊

宋史志卷第百四十一
不下百緡以小什之一郡占五百人是虛費二萬緡也私役禁軍素有常憲守帥闢園池建第宅不給餐錢寓公去城遼絕類得借兵擾害鄉閭近而輔郡至有寓公占四五百兵者良由兵官之權輕而私占之禁弛也乞嚴戒監司守倅等止許借廂軍仍不得妨教閱餘官雖廂軍亦勿借淳祐十一年臺臣條陳軍匠不閑閱習之弊按舊制禁兵毋私役比歲凡州軍屯營駐劄之處多循舊習每一州軍匠無慮數百官無小大各戰破而雕鏤組繡攻金設色之事靡所不有工藝雖精擊刺不習設有小警何能授甲乙申嚴

帥守及統兵官應軍匠聽歸營伍閑習訓練勿競作無益虛糜廩稍以防軍實咸淳初臣僚言諸軍統領統制正將副將正欲在軍訓練閑於武事一有調用今下即行士悉將智將悉士勇所向無敵今江南州郡沿江制閩置帳前官專任營運不為軍計實為家謀絕無戰陣新功率從帳前升差大略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軍兵一時徒取充數以覬賞格涅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苦以勞役日夜罔休一或少違即罹罔罔榜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接踵也今請以新

招軍分隸諸隊使之熟紀律習事藝或旬或月上各郡閱試蓋弊至於此而訓練之制大壞矣

志卷第一百四十八

志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史一百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書若相駁國吏領經軍事都總裁履脫等奉

勅修

兵十 遷補之制

遷補之制自殿前侍衛馬步軍校每遇大禮後各以次遷謂之轉員轉員至軍都指揮使又遷則遙領刺史又遷為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員溢即從上罷軍職為正團練使刺史之本任或有他州總管鈐轄其老疾若過失者為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副軍頭隸軍頭司其黜則為外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凡軍主

宋史志卷一百四十九
闕以軍都指揮使遞遷餘闕以諸軍都虞候指揮使副指揮使行首軍使副行首副兵馬使十將遞遷凡將校一軍營止補十人其廂都指揮使軍都指揮使都虞候指揮使營主其一即闕其三殿前左右班都虞候遙領刺史即與捧日軍都指揮使通以次遷捧日龍衛廂都指揮使仍遙領團練使若員溢即爲正刺史補外他如諸軍例遞遷凡列校轉補有司先闕走躍上下馬次出指二十步掩一目試之左右各五占數為見物武藝弓列五斗弩曠一石五斗槍刀手稍練召罪不至徒年不高或雖年高而無疾精力不

耗者並取之凡諸軍轉員後取殿前指揮使長入祇候填行門取東西班長入祇候殿侍諸班直充諸班押班諸軍將校者皆親閱前一日命入內都知或押班一人勾當御藥院內侍一人同軍頭引見司較定弓弩斗力標誌之凡弓弩藝等者人占其一至日引見弓弩列置殿前命取軍頭引見司專視喝箭以奏如喝失當即奏改正入內都知或押班同勾當御藥院內侍殿上察視如引見司不覺舉亦奏改正槍刀手竭勝負若喝不以實并引見司失覺舉並劾其罪太平興國九年止詣崇政殿轉改諸軍將校

自軍都指揮使以下員僚以上皆按名籍驗勞績而升陟之凡數日而畢內外感悅乃謂宰臣等曰朕遷轉軍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謹飭則其下不畏憚雖有一夫之勇亦何所用咸平三年五月上御便殿遷補軍職凡十一日而畢自神衛右第二軍都指揮使恩州刺史周訓而下遞遷者千三十一人四年十二月帝謂呂蒙正曰選衆求才誠非易事朕常孜孜詢訪冀有所得向求於軍校中超擢八九人委以方任其間王能魏能頗甚宣力陳興張禹珪亦有能名蒙正等曰才難求備今拔十得五

有以見陛下知臣之明也五年帝謂知樞密院周瑩曰國朝之制軍員有闕但權領之三歲一遷補未及期以功而授止奉朝請而已今闕員處則乏人部轄須當例與轉補於是召瑩等至便殿按軍籍次補其屯戍於外及軍額在下素不該恩例亦溥及之凡再旬方畢景德二年四月帝曰殿前諸班侍衛馬步諸軍及軍頭司諸軍員因衰病或以他事出補外職率皆臨事奏裁殊無定制可條其所入職名類例以聞又曰近累有諸處立功指揮使未可別加遷擢皆特補本軍都虞候舊無此職名蓋權宜加置若後有闕

嘉靖丙辰年

宋史志卷一百四十九

三

監生陳懋學刊

不須復補又曰內外諸軍所闕小校儻以名次遷補或慮不能盡得武幹之士自今並令閱試武藝選擇爲之大中祥符四年七月詔曰自來轉補軍員皆是議定降宣命訖方引見轉補其間有老病不任職者臨時易之無由整齊經汾陰大禮應殿前馬步軍諸班諸軍員並分作甲次於崇政殿逐人唱名引見朕自視之有不任職者當於不係禁軍處優與安排免轉員之際旋議改易八月詔殿前侍衛馬軍步軍司所管內外禁軍軍員自來補轉體例不一未得均平朕夙夜思之今來該汾陰轉員可立定久遠規制其

馬軍步軍自指揮使以下皆令自下而升仍將殿前侍衛馬軍步軍司及禁軍分各袞同轉補如馬軍軍員自近下補至拱聖即雙取之以分補捧口龍衛其近下軍分有闕即却自捧口龍衛雙取升一員咨補填其步軍有闕填補並準此又詔所議改更轉補軍員職名恐諸軍未喻可降宣命云殿前侍衛馬步軍司自來多是龍衛更轉入捧口并神衛更入天武之類是致難得出職久成沉滯今來轉員出自朕意並各與分兩頭遷改其龍衛更不入捧口并神衛更不入天武其捧口龍衛闕於拱聖內隔間取

人分頭充填其拱聖闕即將駢騎雲騎分頭轉入其
天武神衛闕於神勇內隔間取人分頭充填其神勇
闕即將宣武充填其宣武闕取殿前步軍司虎翼充
填已上如取盡指定軍員卽轉已次軍員充填所有
寧朔軍分次第請受并轉員出入今後並特與依駢
勝體例施行六年十月詔諸班直并馬步軍事軍員
其諸班捧日龍衛天武神衛五頭下出人外其御龍
諸直作一處轉員僚直拱聖駢騎雲騎駢武騎寧
朔神騎已上軍額軍員作一處挨排遞遷水軍神勇
宣武殿前司虎翼衛聖步軍司虎翼奉節廣勇神射

已上軍額軍員作一處挨排轉補中內殿前指揮使
押班至都知只本班轉其神衛廣勇神射以下至軍
使都頭卽逐指揮內遞遷內有年及六十已下者並
勾押赴闕令殿前司看驗聞奏當議相度安排所有
副兵馬使副都頭員闕仍取捧日龍衛神勇十將充
填餘並從之內神衛水軍第一指揮今立充神衛水
軍指揮殿前司上虎翼第二步軍司上虎翼第一並
立充虎翼水軍指揮依舊係逐司管押其神衛水軍
見管軍員先自奉節補入多不合每楫並一齊轉上
外却將虎翼水軍兩指揮會水軍員與神衛水軍共

三指揮一處交轉如轉至神衛水軍指揮使除年老
病患依例出職安排外更不轉上天禧元年十月以
御前忠佐郭豐等六人並受將軍初軍頭司定年老
負犯者將黜之帝以其久居武列命寘環衛其帶遙
郡者與大將軍不帶進郡者與將軍天聖六年將轉
員樞密院奏諸軍將校有因循不敢戢士者請諭殿
前馬步軍司密以名聞八年詔殿前侍衛司同定內
外諸軍立賞次景祐二年詔緣邊就糧將校半以次
奏以舊人次康定元年詔緣邊就糧將校半以次
遷半遣自京師又詔陝西土兵校長遣自京師情不
諳達自今悉就本路通補慶曆四年詔捧日天武選
退將校超三資餘超二資悉補外職五年真定府定
州路都總管司奏奉詔閱教軍士選補階級弓射九
斗至一石距棚七十步至百步射最親者為第一等
其閱教時弓不必引滿力競即發務在必中伏緣舊
例軍中揀節級以挽疆引滿為勝今一旦取射親者
為第一等其弓力止九斗一石箭留三兩指而遠系
習挽強引滿之士於理未便詔諸軍選節級用舊例
遇闕教即如近制皇祐元年詔諸路就糧將校
須要補滿三年聽選又詔將帥麾下六軍將校

宋史卷一百九十四

得請遷上軍嘉祐二年詔京東武衛軍威
邊武衛武自初募置即給勳券因武衛軍如
有旨聽聽遞遷至副指揮使止轉補於滿三歲賜三
分已上即舉行其指揮使副即步軍司補一至和三
年詔親從官入殿滿八年者補節級從樞密院之請
也治平元年選諸班直長行泊禁軍副兵馬使已上
有材武者得七十人帝臨軒親閱喻天武右第三軍
都指揮使王秀曰尔武藝雖不中格而有戰功且能
恪守法度其以尔為正刺史務勤乃職無負朕之委
寄也又喻散直都虞候胡從內殿直副都知張思曰

爾能勤以持身忠以事上治軍又皆整肅其以從為
內園使思為崇儀副使自餘擢遷有差二年詔廣南
教閱忠敢澄海一營者即本營遞遷兩營已上者營
三百人補五人二百人至三百人補三人二百人以
下補二人百人以下補一人止於副指揮使凡遞遷
滿三歲五階闕二三階闕一即補四年詔自今一營
及二百二十人已上置校十人闕三人即補二百五
十人已下置校七人闕二人即補京師非轉員并諸
道就糧並準此令凡軍頭十將節級轉補謂之排連
有司按籍閱試如列校轉員法弓射六斗弩彊一石

嘉靖丙辰年
監生陳懋學刊

七斗槍刀手稍練並取之如舊不試武技者即迺遷其不教閱廂軍節級則其半迺遷其半取伉健未嘗犯徒刑角力勝者充治平四年有司言軍士闕額多而將校衆請以實領兵數制將校額第其遷補並通領五都之事乃詔二百五十人以上補指揮使十人以下七人闕二人者以次補補十將者馬軍四十人步軍如馬軍之數而加其一焉百五十人以上者三十人闕五人者以次補不及百五十人者如舊格補單將二十人熙寧二年樞密院請自今捧日龍衛天武神衛廂都指揮使闕無當次遷者並虛之其諸軍

都指揮使都虞候當遷者闕多則間一名補轉蕙以次職事吐渾等軍都指揮使都虞候闕者虛其闕六月詔河東陝西就糧軍士將校其閭材効之人孤遠無由自達有司審度其有軍功驍勇者以名聞當擢真班行以備本路任使四年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餘以爲捧日天武第五軍押營奉錢三千者予五百二千以下者予三百六年詔軍校老而詣部轄者優假之雖疾不至罷癘或未七十猶堪任事者勿罷即法雖當留而不能部轄者以聞當議處之廂軍十月詔軍

士選為節級取兩嘗有功者功等以先後又等以重
輕又等以傷多者為上七年詔十將以下當轉資而
不欲者凡一資以功者賜帛十五匹技擾者十匹六
月詔在京轉員諸軍都虞候已上至軍都指揮使以
軍功當遷而願以授子孫者聽視其秩有差八年轉
員帝親閱凡三日舊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補者
五人而馬軍都指揮使闕駙騎二人以捧日一人補
駙騎軍上餘四人如故則次軍皆不得遷乃補四人
者皆為馬步軍副都軍頭舊龍衛拱聖駙騎武騎寧
朔神騎為一百三十一營今省為五十營而馬軍指

揮以下已補八十一營補外尚有溢員乃詔所省營
未移併者凡四十三每營權置下名指揮使副指揮
使各一軍使三以便遞遷九年將轉員樞密院奏換
官稍優重校由行伍有功不久乃至團練使帝曰祖
宗以來軍制固有意凡隸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所統
諸營置軍都指揮使都虞候分領之凡軍事止責分
領節制之人責之既嚴則過之不得不優至若諸路
則軍校不過各領一營不可比也吳充等以本末未
小對帝然之因言周室雖盛成康之後信以衰微本
朝太平百有餘年由祖宗法度具在豈可輕改也元

豐元年詔禁軍排連者三分其人以其一取立功額
外人二分如令簡試十二月詔諸軍軍使都頭以下
並充兵額正副指揮使以上置於額外軍行則分押
諸隊又詔內殿直以下諸班直關按籍闕二分者虛
其闕四之一二分以上亦如之不及二分補其半餘
並闕之四年詔五路來轉土軍與諸路不來轉禁軍
法十將副都頭副兵馬使都軍頭使並如今自副都
指揮使至都虞候皆轉資者間以賜帛已賜帛乃遷
五年詔以諸路教閱宿軍為下禁軍排連如禁軍法
七年樞密院言騎軍諸班直以年勞升至軍使
者其眾無闕可補詔其日龍衛拱聖驍騎雲騎驍勝
權置下各軍使九二百四十員拱聖驍騎雲騎權置
副兵馬使凡九十員以處之元祐元年樞密院奏諸
軍將年七十若有疾假滿日不堪療者諸廂軍指
揮使除諸衛大將軍致仕諸軍都指揮使諸班直都
虞候等並都除諸衛將軍致仕諸班直上四年除屯
衛拱聖以下除領軍衛仍並以有功勞者為左無功
勞者為右從之二年樞密院言舊例行門對御三試
武藝並臨時特旨推恩前則未嘗被試至日旋乞增
加斗刃或邊戍突因以抵罪請於轉員前一日按定

四百八十一
斗刀從之四月在密院言舊例諸軍長行補諸軍
員僚並取入班及轉班二十年年四十以上人迨元
豐四年以闕額數多乃特詔減五年繫一時之命今
諸軍員僚溢額儻下定制即異時係補不行若便依
限年舊法又慮未有合該出職之人請於三次漸次
增及舊例年限從之五年樞密院言轉員馬軍指揮
使以下至副兵馬使人數溢額轉還不行認權置下
各軍使一百七十人副兵馬使一百七十五人又言
禁軍大閱請以匹帛銀樣文賜罷轉資從之六年又
言應排連長行充承局押官者先取年五十五以下

有戰功公據者仍以戰功多少得功先後傷中輕重
為次事等而俱無傷中則以事藝營名為次從之紹
聖二年詔將來轉員換前班人並從元豐轉員令仍
不得過一百二十人元祐所限人數比試家狀指揮
勿用三年樞密院進呈轉員及行門試武藝換前班
留住等條例曾布言國初以來皆面問其所欲察相
人才或換官或遷將校或再任此則威福在人主以
至唐突或放罪或行法亦視其情狀而操縱之元祐
改法乃令大闈與三司軍頭司先指試定但對御引
呈依拍定等第推恩殊失祖宗馭衆之法不許唐突

例坐徒罪兼決責人員皆非舊法唐突人雖有理亦
不施行緣情輕者放罪重者取旨自有舊格先朝燕
達林廣嘗唐突當降配先帝釋之後皆為名將至情
重則杖脊配嶺表者有王明者住留叫呼云若不得
換前班乞納命管軍賈達乞重配先帝亦貸之但降
一等與換外官如此故人知恩威皆自人主出豈可
一切付之有司帝悅詔令並依元豐以前條例施行
五年馬步軍司言三路衮轉軍員請依元豐七年詔
應三月一日後續有得功嵌補升名并改轉名職自
充下名者並依先補名次各理降宣月日以為高下

審會給據候再經衮轉即依嵌補升轉名次高下轉
那自今三路軍員衮轉亦如之詔符衛馬步軍司自
今開具合轉補職名申樞密院降宣餘並從之七月
軍頭司引見殿前馬步軍司揀到御龍諸直人林事
藝應格並補逐直將虞候賜杖子一名開弓偃身不
應法黜之八月樞密院言轉員旁通格捧日天武不
帶遙刺軍都指揮使換左藏庫使仍除遙刺殿前班
不帶遙刺都虞候換左藏庫使看詳殿前班帶遙郡
都虞候係與捧日帶遙郡軍都指揮使先後相壓
轉遷其不帶遙郡殿前班都虞候捧日軍都指揮使

換官班合一等推恩欲殿前班不帶遙郡都虞候依捧日不帶遙郡軍都指揮使換官又拱聖神勇與驍騎已下軍分有異其逐軍都虞候指揮使理難一等換官欲拱聖神勇都虞候依舊換供備庫使外驍騎雲騎宣武都虞候換左藏庫副使拱聖神勇指揮使換內殿承制捧日天武神龍衛指揮使皆係上四軍其捧日天武換西京左藏庫副使龍神衛換內殿承制比捧日天武隔兩官理有未均欲神龍衛指揮使換供備庫副使又殿前班上名副都知換供備庫副使下名副都知換內殿承制自第以左右第一第二班為資次欲第一班換供備庫副使第二班換內殿承制又換前班差遣州總管以下並以五路緣邊為優諸路為次正團練使州總管正刺史州鈐轄諸司使副都巡檢使駐泊都監內殿承制崇班巡檢州都監供奉官至借職教押軍隊指使看詳諸司使副已上差遣見依格施行外承制以下欲依今來轉員所差遣例又拱聖神勇驍騎雲騎宣武軍都指揮使換文思仍除遙刺已帶者依舊御龍直都虞候文思使帶遙刺者依舊內殿直兩次都虞候換左藏庫使一次文思使帶遙刺者依舊看詳拱聖神勇與驍騎以

下軍分有異兼御龍直都虞候遇轉員合次神勇軍都指揮使轉行及係環衛諸直人員最上名人兼內殿直都虞候以次殿前班及轉員無關合隨龍衛軍都指揮使轉行理難於驍騎雲騎宣武軍都指揮使之下換官欲御龍直內殿直都虞候依格合換官外並除遙刺驍騎雲騎宣武軍都指揮使止與換文思使更不除遙郡刺史內已帶遙刺者並依舊內殿前班副都知並與換供備庫副使今馬步軍諸指揮事藝高彊十將引見取揀充員僚內弓箭手短一指箭人合降一軍安排弩手括不發事體頗同开弩手墮

箭與括不發亦同欲並降一軍安排從之十一月樞密院言轉員旁通兩內御龍直都虞候至副都頭換官惟指揮使上兩直與文思副使係降兩資餘止降一資散員至金槍都知副都知皆換內殿承制不惟職名有差自副都知約六遷方轉都知兼東西班散直鈞容直係近下班分副都知亦降都知一等換內殿崇班其東西班散直押班與副都知職名不等兩經轉遷方入近下班分副都知理難與都知一等換內殿崇班又散指揮至鈞容直指指揮使並換供備庫副使緣東西班散直鈞容直遇轉員止是遷入上班

亦難一等換官詔御龍下兩直指揮使換左藏庫副
使散買散指揮散都頭散祗候金槍都知換供備庫
副使東西班散直押班換東頭供奉官東西班指揮
使換官依舊外散直鈞容直指揮使換左藏庫副使
緣轉員旁通冊內未載雲武騎軍都指揮使轉遷換
官并恩例等詔並依驍騎軍都指揮使格四年二月
軍頭司引見捧日等兵試藝帝於行間召邢斌韓衣
問曰開弓猶有餘力乎各對願增二石二斗已遣內
侍監定斗力授之射皆應法並特充殿前指揮使賜
緡錢元符元年七月樞密院言將校軍頭十將各轉

補者委本將體量不掩眼試五次二十步見若一次
不同減五步掩一眼再試但兩眼共見二十步或一
眼全不見二十步仍試上下馬如無病切弓射五斗
弩踏一石五斗槍刀標牌字各不至生疎並由轉補
即有病切或精神不悴或將校年六十或經轉補
後犯姦盜賊罪情罪重以上雖該降並隔下奏轉旨
如差出者均赴本將體量在別州者議所在州體量
排連長行充系有押官者先取年五十五以下有兩
次以上戰功入填闕六人更取一名餘取年四十以
下武藝高強無病切人試兩眼各五次二十步見者

武藝高強無病切人試兩眼各五次二十步見者

四百八十八
選拍內步軍以關六分為率先取弓手一分次取弩
手三分次取槍牌刀手二分更有零分者依六分為
率資次取揀周而復始長行犯徒經次及二年或軍
人因犯移配赦罪經三年後罪經四年或已升據軍
分又經一年各無過犯並聽排進不應充軍人已投
狀後審會取放逐便雖未給公憑真請給差使並罷
有違犯加凡人二等不應充軍人於法許逐便者並
追納元請投軍制物訖報合屬云處給公憑放逐便
如非品官之家無例物回納願依舊充軍者聽從之
二月禮部言檢合 改事臣僚申請諸州軍府給

奉衙杖等祖宗以來並加散官自更官制階散並罷
既罷階散若與轉資似屬太優後每轉一資支賜絹
一疋如一名管押兩處只許就一處支給或一州
一軍差二人同押亦共與上件支賜若一員官兩處
進奉只隨本官合推恩處從一支給今押進奉皇帝
登寶位禮物齎被等物依故例施行並從之宣和七
年十一月南郊制應軍員送軍頭司未得與差遣者
如後來別無過犯却與差遣應南軍人員補職及十
五年未經遷補者今所屬保明聞奏應差軍南軍因
一犯濫情重不得補充人員及差遣差遣者若經斷

四百八十八
及五年不台無犯及不台犯
實特與不廢邊補是矣紹興之
益而大率因於舊制乾道六
事李顯忠言本司請兵將官
不以次序上聞升遷比年
備將及二年升副將及二年
年升統領官每及三年升統
氣請今後兵將官有闕不以
材膽勇服裝上聞補用詔從
良法也嘉定中樞密院言諸
軍轉員遷補務在

如內諸班直循舊格排連積習既久往往超躡升轉
後名反居前列高下不倫甚失公平之意今參酌前
後倒格均次資序其一曰內殿直左第一班副都知
轉東西班西第二都知內殿直左第二班副都知轉
散直左班都知其二曰散員左第二班副都知升內
殿直左第一班副都知散員右第一班副都知升內
殿直左第一班副都知其三曰散員右第一班副都
知升內殿直右第一班副都知散員左第二班副都
知升內殿直右第二班副都知其四曰散指揮左第
一班副都知升散員左第一班副都知散指揮右第

一 班副都知升散員右第一班副都知其五曰散指
揮左第二班副都知升散員左第二班副都知散指
揮右第三班副都知升右第二班副都知其六曰散
都頭左班副都知升散指揮左第一班副都知散都
頭右班副都知升散指揮右第一班都知其七曰散
祇候左班副都知升散指揮左第二班副都知散祇
候右班副都知升散指揮右第二班副都知其八曰
內殿直左第一班押班遷轉東西班西第一班副都
知內殿直右第一班押班轉東西班西第三班副都
知以上各係升四名外御龍直御龍左第一直十

轉御龍弓箭直副都頭御龍直右第一直十將轉御
龍弩直副都頭御龍骨朶子直左第一直十將升御
龍左第一直十將御龍弩直左第一直十將升御龍
弓箭左第三直十將係各升六名於是超躡積習之
弊盡革而為定制焉淳祐十一年御史臺條奏軍功
賞格違法之弊在法遙戍獲捷奇功暴露撤戍者制
閫軍師舉奏授官必其人身親行陣有戰禦功今自
守闕進勇副尉至承信郎承節郎者其弊尤多廼以
奉權要酬私恩或轉售於人方等第功賞之初即竄
名其中朝廷審核動涉歲年已無稽考甚至承受廳

吏廝卒之流足跡未嘗出都門而沾親冒矢石往來
軍旅之恩授以名器請申嚴帥闡令立功人親授告
身庶革冒濫寶祐五年樞密院言應從軍職事必立
戰功并隊伍中人曾經拍試武藝若訓練官以迺而
升者或年限未及仍帶權字俟年及方升正統制此
定法也近年任子雜流冒授者纔無差遣便請從軍
繇統領至總管曾幾何時超躡而進甫得總管却耻
軍職輒稱私計不便或托父母老疾巧計雜軍又以
筋力未衰求差正任甚非法意至咸淳中大將若呂
文德夏貴孫虎臣范文虎輩矜功怙寵慢上殘下行

伍功賞視為已物私其族姻故舊俾戰士身膏於草
莽而姦人坐竊其勳爵矣

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
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瘠老至於諸州禁廂軍亦皆
戍更隸州者曰駐泊戍蜀將校不遣都虞候當行者易
管他營凡屯駐將校帶遙郡者以客禮見長吏餘如屯駐
將校凡駐泊軍若捍禦邊寇即總管鈐轄共議州長吏
等毋預事涉本城并屯駐在城兵馬即知州都監監押
同領若州與駐泊事相關者公牒交報凡戍更有程京
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荆湖川峽廣南東路三

年廣南西路二年陝西城砦巡檢并將領下兵半年
景祐元年詔若聞陝西戍卒多為大將選置麾下及
偏裨臨陣鮮得精銳自隨自今以全軍隸逐將毋得
選上三年詔廣桂荆潭鼎澧六州各置雄略一營與
歸遠軍更戍嶺外康定元年頒銅符木契傳信牌銅
符上篆刻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為飾而中分之
右符伍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一右旁為四竅令可
勘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干字為號一甲巳二乙
庚三丙辛四丁壬五戊癸左符刻十干半字右符止
刻甲巳等兩半字右五符留京師左符降總管鈐轄

知州軍官高者掌之凡發兵樞密院下符一至五周
而復始指揮三百人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
人已上用雙虎豹符樞密院下符以右符第一為始
內匣中緘印之命使者齎宣同下云下第一符發兵
與使者復緘右符以還仍疾置聞所在籍下符資次
日月及兵數毋得付所司其木契上下題某處契中
剖之上三枚中為魚形題一二三下一枚中刻空魚
令可勘合左旁題云左魚合右旁題云右魚合上三
枚留總管鈐轄官高者掌之下一枚付諸州軍城砦
主掌之總管鈐轄發兵馬有人已上先發上契第一

宋史卷一百九十九
二十一
枚貯以韋囊緘印之遣指揮齎牒同往所在驗下契
與上契合即發兵復緘上契以還仍報總管鈐轄其
發第二第三契亦如之掌契官籍發契資次日月及
兵數以為驗傳信牌中為池槽藏筆墨紙今主將掌
之每臨陣傳命書紙內牌中持報兵官復書事宜內
牌中而還主將密以字為號驗毋得漏泄軍中事呂
夷簡言自元昊反被邊城砦各為自守計萬一賊有
奔衝即關輔驚擾雖夏竦等屯永興其實兵少自永
興距鄜延環慶諸路皆數百里設有急緩內外不能
相救請募勇敢士三萬訓以武技分置十隊以有謀

一者三人將之分營永興西寇至則舉烽相應或乘
勢討擊進退不以地分並受夏竦等節制詔從之初
趙元昊反以夏竦陳執中知永興軍節度陝西諸軍
久之無功乃析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秦渭
慶延知州分領本路馬步軍是歲罷銅符木契詔曰
陝西屯重兵罄本路租稅益以內庫錢帛并西川歲
輸而軍儲猶不足宜度隙地為營田務四路總管轉
運悉兼領使慶曆二年詔已發士三萬戍永興委總
管司部分閱教歲以八月遣萬五千人戍涇原儀渭
州鎮戎軍十二月以萬五千人代至二月無警即還

宋史志卷之四十九 二十一
歲以為常葛懷敏等喪師命范仲淹韓琦龐籍復
統四路軍期中覆不及者以便宜從事四年夏人已
納款乃罷四月帝謂輔臣曰湖廣擊蠻吏士方夏瘴
熱而罹疾者衆宜遣醫往為診視六年詔騎軍以盛
夏出戍馬多道死自今以八月至二月遣發又詔廣
南方春瘴癘戍兵在邊者權休善地其自嶺外戍回
軍士予休兩月李昭亮上言舊制調發諸軍先引見
試以戰陣遷補校長今或不暇試戰陣請選疆壯有
武技者每十人引見轉資後遣詔可時契丹使來議
關南地朝廷經制河北武備議者欲增兵屯程琳自

大名府徙安撫陝西上言曰河朔地方數千里連城
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邊數有警
官軍雖衆罕有成功蓋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之
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交錯非便况建全魏以制北
方而兵隸定州真定府路其勢倒置請以河朔兵為
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為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
一州軍為一路合兵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為一路合
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為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驍洎
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即
成部分天子下其章制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二路

當內外之衝萬一有警各藉重兵守要隘為應
 援若合為一則兵柄太重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
 州又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片國地形沮洳東北
 三百里野無民居非賊蹤徑萬一有警可決潼御河
 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北
 京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
 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澶懷衛濱棣德博
 州通利軍建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總管副都總管
 一人鈐轄二人都監四人平時祇以河北安撫使總
 制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營都總管擇嘗任兩

府重臣為之議未及疎入為樞密使賈昌朝判大名
 府復命規度昌朝請如疎議惟保州沿邊巡檢并雄
 霸滄州界河二司六馬國初以來拓邊最號疆圉今
 未有所謀請立沿邊巡檢司隸定州路界河司隸高
 陽關路於是下詔分河北兵為四路北京澶懷衛德
 博濱棣州通利保順等合為大名府路瀛冀雄霸具
 冀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為高陽關路鎮邢
 洛相趙磁州合為真定府路保深祁州北平廣信安
 肅順安永寧軍合為定州路凡六屯將領悉如其議
 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真定府為一高陽關大

四百八十一
名府為一朝廷以受其用新不報詔四路兵依陝西
遣部將往來按閱又詔自今兵戍回隸捧日龍衛天
武神衛等軍皇祐元年發禁兵十指揮戍京東以歲
饑備盜詔陝西邊警既息禁兵可備守德京軍屯戍
者徙內郡以省餉饋二年詔如聞河北諸屯將校有
老疾廢事而不知退有善部勩著勞效而不得進帥
臣監司審察密以名聞四年詔戍兵歲滿有司按籍
遠者前二月近者前一月遣代戍還本營聽休五月
又詔廣西戍兵及二年而未得代者罷歸鈐轄司以
土兵歲一代之自懷智高之亂戍兵踰二萬四千至
是聽還而令土兵代戍至和元年詔陳許鄭滑等
各山禁兵三千嘉祐五年用賈昌朝奏京北路置都
監三人駐劄許蔡鄭州分督巡畿屯兵七年詔陝西
土兵番戍者毋出本路治平二年發兵指揮二十分
戍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以遣官專掌訓練三年詔員
僚直龍衛毋出戍神衛其留十指揮在營又詔頃以
東兵戍嶺南冒犯瘴癘得還者十無五六自今歲滿
以江淮教閱忠節威果代之神宗嗣位軍政多所更
革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
兵皆在京師其遣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遣無橫費疆

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昔時其勢如倒植浮圖朕亦每以此為念也三年詔諸路戍兵畸零不成部伍致乖紀律或互遣郡兵更相往來道路艱梗宜悉罷之易以上番全軍或就糧兵為戍當遣者並隸總管司以詔令從事舊制河北軍馬不出戍帝慮其驕惰五年始命河北河東兵更戍戍其一歲以優之其年詔徙河州軍馬註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道召易之集可省極邊軍儲帝嘗曰窮

晉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郡以弓箭手代之冀省邊費九年詔京師兵比留十萬餘以備四方地戍數甚減少自今戍兵非應發京師者勿遣其後言者屢請損河北冗兵詔立額止留禁兵七萬而京東增置武衛軍四十二營訓練精銳皆以分隸河北而以三千人散戍東南杭楊江盜諸州以備盜賊嶺外惟廣韶南雄州常有戍兵千人桂林以瘴癘間徙軍於全永元豐中或請遣陝西路騎軍五百戍桂林者詔遣在京軍馬以戍之元祐元年六月右諫議大夫孫覺言將兵之林宜可少解而責所在守臣興州郡

兵官可令乘時廣行召募稍補前日之額循祖宗之法使屯駐三邊及川廣福建諸道州軍往來道路足以服習勞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其勞佚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輪戍他路河北輪近裏一將赴河東府界諸路逐將與不隸將兵並更互差撥出戍別路赴三路者差全將或半將餘路聽全指揮分差仍不過半將十月樞密院言東南一十三將自團將以來未曾均定出戍路分及不隸將兵內有出戍窠名數少所管指揮數多去處未得均當欲除廣南東西兩路註劉三將只充本路守禦差使虔州第六將全求州

第九將準備廣南東西路級急勾抽策應並不差戍他路外餘八將及不隸將兵依均定路分都鈐轄司駐泊分擘差使內將兵不隸將兵路分却於自京差撥步軍前去補戍候將兵回日却行勾抽從之十二月廣西經略安撫使都鈐轄司言乞宜融欽廉州係將不係將馬步軍輪差赴邕州極邊水土惡弱砦鎮監柵及巡防并都同巡檢等處並乞依邕州條例一年一替其餘諸州差往邕州永平古萬太平橫山遷隆砦鎮及左右江溪洞巡檢并欽州如昔峒駐劄抵棹砦並二年一替其諸州巡檢下一年一替

從之二年河東經略安撫使曾布言河外上番四將
每將內抽減步軍赴嵐石州分壁沿河等處差使代
開封府界等五將兵馬歸營及赴岢嵐火山軍駐劄
代東兵兩指渾赴太原府就食從之是月樞密院言
昨為熙河蘭會路戍兵數多尋以年滿二千餘人節
次抽減歸營兼本路即日見管戍兵比額尚多一千
三百餘人今朝旨令熙河蘭會路都總管司遇本路
緩急關人許於秦鳳路勾抽一將應副緣本路即日
事宜慮向秋關人防守欲熙河蘭會路都總管司遇
本路緩急關人聽全勾抽秦鳳路九將應副差使從

京東差步軍五指揮赴永興軍商號州權駐劄以備
秦鳳路勾抽從之紹聖四年樞密院備呂惠卿所言
比緣邊謀報西界點集小本路叛卒見關守禦人兵兼
土兵木填關額并番兵弓箭手比元豐元年少二
千二百有餘兼兵馬步軍比元豐四年七年少十
六指揮乞於東兵步人內差撥一十六指揮添助
防守兼本路自去歲以來過軍馬三十六指揮比
之他路已是倍多即今戍兵一萬六千餘人比之
元豐四年人數亦不至闕少自可那駐使喚認郎廷
路都總管司詳此照會如邊路兵在塞或本路兵

宋史一百一十九卷一百一十九卷一百一十九卷

委是關人其年滿人指揮官級令相度事宜權留三
兩月候事官稍自 還是月詔河東路總管司那駝
替換上番兵馬無令成邊日人致有弊弊如無人替
換候春月事宜稍息即朱德 恭西將抽成一番兵
馬歸營元符二年閏九月遣秦鳳成兵十指揮應副
熙河新造戍守十一月以呂惠卿去成鄜延戍兵五
十指揮三年八月詔遣虎翼軍六十戍熙河路令代
蕃兵及弓弩手還家休息十二月詔遣帥成額外戍
兵崇寧四年詔廣南瘴癘之鄉東西雖殊氣候無
異西路戍兵二年一代而東路獨限三年代不如期

有隕於瘴癘者朕甚惻然其東路亦令二年一替前
期半年差人如違以違制論大觀二年六月詔陝西
諸路自罷兵以來數年于此兵未嘗徹蓋緣邊將怯
懦坐費邊儲戍卒勞苦可除新邊的確人外餘並依
元豐罷邊事日成額人數外餘並且抽歸營有司不
得占名如違以違制論又詔東南除見兵額外帥府
別屯二千入望都一千人帥府置錢五百一指揮
以威勝為名四 指揮以威勝為名帥
府三指揮望都一 指揮以威勝為名三百以全捷為名並
以安軍五百人為額三在六月詔國家承平百五十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年東南一方此大入衆已見其官軍非持久之道
可除見今夫額外師用別屯上之二千人望郡一千
人宣和二年詔河北軍馬與陝西河東軍更成三年正
月詔河北軍馬與陝西河東軍更成三年正月詔
令應拖後人並與免罪依舊收管閏五月江浙淮南
等路宣撫使童貫奏勸會江南東路兩浙東西路各
有東南一將平日未嘗訓練武藝臨敵必誤驅策昨
睦寇初發天兵未到已前遣令上項將兵捕賊遂致
敗衄亡失軍兵甚多今睦賊討平之後脅從叛亡者
方始還業非增戍兵鎮遏無以潛消元暴臣今擬留

戍兵二萬五千五百七十八人分置江南東路兩浙
東西路州軍防把一年滿替出軍一次依平蠻故事
每月別給錢三百歲給鞋錢一千其兵並隸本路安
撫司統轄訓練詔從之是年權知婺州楊應誠奏凡
屯戍將兵須隸守臣使兵民之任歸一則號令不二
然後可以立事詔從之續有旨改從舊制四年臣僚
言東軍遠戍四川皆京師及府界有武藝無過之人
既至川路分屯散處多不成隊而差使無時委致勞
弊蓋四川土兵既有詔不得差使則其役併著東
軍實為偏重若令四川應有土兵禁軍與東軍一同

差使不惟勞逸得均抑亦不失熙豐置東軍彈壓蜀人兼備蠻寇之意詔本路鈐轄轉運兩司公同相度利害以聞五年制置所奏江浙增屯戍兵相度節鎮增添兩指揮處餘州各一指揮各不隸將內兩指揮處將一指揮以威果為名一指揮以全捷為名餘州並以威果為名從之七年三月詔廣南東西路地遠山險盜賊間有竊發內郡戍兵徃彼屯守多緣瘴癘疾病不任捕盜又不諳知山川道里林壑曲折故盜不能禁可令每巡檢下招置土人健勇輕捷者參戍兵之半互相關防易於擒捕令樞密院行之靖康元

年四月以种師道為太尉依前鎮洮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宣撫使後加同知樞密院事時師道駐軍滑州實無兵從行請合山東陝西京畿兵屯於青滄滑衛河陽預為防秋之計徐處仁等謂金人重載南還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費示之以弱議格不行七月河北東路宣撫使李綱奏臣兩具論以七月七日指揮止諸路防秋之兵為不可必蒙聖察今宣撫司既無兵可差不知朝廷既止諸路防秋之兵將何應副兼遠方人兵各已在路又已借請數月本路漕司州縣又已預備半年百日之糧今一放散皆成虛費而實

二百七十三
要兵用處無可摘那深恐誤國大計詔依所奏紹興
之初群盜四起有若岳飛劉光世諸大將領兵尤重
隨宜調發屯泊要害控制捍蔽是亦權宜之利矣厥
後樞府帥臣屢言久戍之弊其甚者或十年或二十年
而不更尤可閔念蓋出戍者皆已老卒而諸州所留
類皆少壯及工匠三司多以坐甲為名占留遺制有
終身未嘗一日戍者於是命帥臣鈐轄司置諸州尺
籍定其姓名依期更戍帥臣又言有如貴溪戍兵三
月一更繇貴溪至池州往返一千五百里即是一月
在途徒有勞費願以一年終更今改紹興間邊境第
靖故以大軍屯戍而踐更之期近者三月遠者三年
逮和議既成諸軍移屯者漸歸營矣惟防秋仍用移
屯更戍之法沿邊備禦亦倚重焉乾道淳熙紹熙之
際一導其制開禧初復議用兵駐劄諸兵始復移屯
和議再成邊地一二要郡雖循舊貫其諸駐劄更戍
之法不講而常屯之兵益多遠夫端平破川蜀咸淳
失襄樊裂淮甸疆宇感而兵法壞叛將嘗降庸夫秉
鉞間有圖國忘死之士則遙制于權姦移屯更戍靡
有定方於是戍卒疲於奔命不戰而斃者衆矣至若
將校之部曲諸軍之名號士卒之衆寡詳列于屯駐

二百二十一
者茲不重錄云

志卷第一百四十九

志卷第一百五十

宋史一百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莊國錄軍國重事前書景和監修國史領經進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兵十一 器甲之制

器甲之制其工署則有南北作坊院有弓弩院諸州
皆有作坊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課南北作院歲造塗
金脊鐵甲等凡參萬二千弓弩院歲造角弣弓等凡
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黃樺黑漆弓弩等凡六
百二十餘萬又南北作坊及諸州別造兵幕甲袋梭
衫等什物以備軍行之用京師所造十日一進謂之

司課上親閱視置五庫以貯之嘗令試牀子弩於郊外夫及七百步又令別造步弩以試戎具精銳犀利近代未有開寶三年五月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寄掌本軍之司俟出征則陳牒以請品官準法聽得置隨身器械時兵部令史馮繼昇等進火箭法命試驗且賜衣物束帛淳化二年申明不得私蓄兵器之禁至道二年二月詔光造光明細鋼甲以給士卒者初無襯裏宜以紬裏之俾擐者不磨傷肌體咸平元年六月御前忠佐右歸來獻木羽弩箭箭裁尺餘而所數甚速中

鎧甲則斲去而鍍存牢不可拔詔增歸宋月奉且補其子為東西班侍三年四月神騎副兵馬使焦倕獻繁鐵槊重十五斤令倕試之馬上往復如飛命遷本軍使八月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所製火箭火毬火蒺藜造船務匠項綰等獻海戰船式各賜緡錢先是相國寺僧法山本洛州人彊姓其族百口悉為戎人所掠至是願還俗隸軍伍以効死力且獻鐵輪撥渾重三十三斤首尾有刃為馬上格戰具詔補外殿直五年知寧化軍劉永錫製手砲以獻詔沿邊造之以充用六年十月給軍中傳信牌其制漆木為牌長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
穿一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
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書復命因
冀州團練使石普之請也仁宗時天下久不用兵天
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之半是歲詔作坊造鐵
槍一萬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鎮戎軍六年詔外器
甲久不繕先遣使分詣諸路閱視脩治之景祐二年
罷秦州造輪京師弓弩三年詔廣南民家毋得置博
刀犯者并鍛人並以私有禁兵律論先是嶺南為盜
者多持博刀杖罪輕不能禁轉運使以為言故著是

令四年詔作坊製栓子槍柶槍各五萬康定元年四
月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防城弓手
又詔河東彊壯習弩者聽自置戶四等以下官給之
八月詔陝西製柳木旁牌慶曆元年知州楊偕遣曲
陽縣主簿楊拯獻龍虎八陣圖及所製神盾劈陣刀
手刀鐵連槌鐵簡且言龍虎八陣圖有奇有正有進
有止遠則射近則擊以刀盾彼蕃騎雖衆見神盾之
異必遽奔潰然後以驍騎夾擊無不勝者歷代用兵
未有經慮及此帝閱于崇政殿降詔獎諭其後言者
以為其器重大緩急難用云二年詔鄜延環慶涇原

秦鳳路各置都作院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五年詔諸路所儲兵械悉報三司三司歲具湏知以聞仍約為程式預頒之八年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許者限一月送官敢匿聽人告捕皇祐元年御崇政殿閱知澧州供備庫副使宋守信所獻衝陣無敵流星弩拒馬皮竹牌火鏹石火網三刃黑漆順水山字鐵甲野戰拒馬刀弩砮脚車衝陣劔輪無敵車大風翎弩箭八種四年河北河東陝西都總管司言郭諮所造獨轆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軍陣之用詔

弓弩院如樣製之除詔為鄜延路鈐轄許置弩五百募土民教之既成經略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轆弩軍五年荆南兵馬鈐轄王遂上臨陣拐槍至和元年詔河北河東陝西路每歲夏曝器甲有損斷者悉令完備如復閱視有不堪用者知州通判并主兵官並貶秩嘉祐四年詔京師所製軍器多不鋒利其選朝臣各一員揀試之七年詔江西制置賊盜司在所有私造兵甲匠並籍姓名若再犯者并妻子徙淮南熙寧元年始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閣門使李評料簡弓弩而增修之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實李宏所

獻蓋弩類也以壓為身檀為梢鐵為鞞子槍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扎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帝閱而善之於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器分三等以聞又詔內庫凡器甲擇其良若干條上四年詔諸路遣官詣州分庫藏甲兵器為三等如沿邊三路而川峽不與五年帝匣斬馬刀以示蔡挺挺謂製作精而操擊便乃命中人領工造數萬口賜邊臣鐔長尺餘刃三尺餘首為大環是歲詔權三司度支副使沈起詳定軍器制度

起以為一已之見有限宜令在京及三路主兵官監官工匠審度法度所宜庶可傳久詔從之時帝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上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是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邊患內虞賊盜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文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為備者臣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貴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夫為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攘內脩

宋史志卷三十五 五
未見其可也儻欲弛武備示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
枲筋膠角羽之材皆民力也無故聚工以毀之甚可
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歛數州之作聚為一處若今錢
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
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
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
祖時弓尚有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此可
見法禁之張弛矣大抵雩為此言以迎逢上意欲妄
更舊制也六年始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
一人同判一人屬有丞有主簿有管當公事先是軍

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
院凡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
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軍器監奏以
利害頒諸路作院為式是年冬以騎兵據大鞍不便
野戰始製小鞍皮鞵木韉長於回旋馬射得以馳驟
且選邊人習騎者分隸諸軍時周士隆上書論廣西
交趾事請為車以禦象陣文彥博非之安石以為自
前代至本朝南方數以象勝中國士隆策宜可用因
論自古車戰法甚辯請以車騎相當試以觀其孰利
帝亦謂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乃詔試車法令沿河

採車材三千兩軍器監定法式造戰車以進七年判
監呂惠卿言其所上弓式及其他兵器制度下殿前
馬步三司令定奪去取而逐司不過取責軍校文狀
以聞非獨持其舊說不肯更張又其智慮未必能知
作器之意臣於朝廷已行之令非敢言改乞就一司
同議帝乃遣管軍郝質赴監定奪皆曰便時軍器監
製器不一材用滋耗於是詔不以常制選官馳往州
縣根括牛皮角筋能令數羨次第加獎是歲始造箭
曰狼牙曰鴨嘴曰出尖四楞曰一插刃鑿子凡四種
推行之八年詔河北拒馬或多以竹為之不足當敵

令軍器監造三萬具赴北京澶定州又令計河北所
少兵器製造其不急者毋得妄費材力又詔民戶馬
死舊不以報官者並報輸皮筋以充用帝慮置監未
有實効而虛用材役詔中書樞密院覈實其事令條
畫以聞軍器監奏置監以來增造兵器若干爲工若
干視前器增而工省帝復詰之且令與御前工作所
較工孰省驗器孰良王韶謂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
且往年軍器監檢察內臣折剝弓弩隙由此生今
令內臣較按軍器監又如曩日相傾無已帝曰比
累累說軍器監事若不較見事實即中外便以爲

聽小臣譖愬今令得實行法所以明曲直也安石曰誠當如此若每事分辨曲直明其信誕使功罪不蔽則天下之治久矣王韶曰軍器監事不須比較帝曰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石曰朝廷治事唯欲直而已其後安石卒以辨口解帝之疑而軍器監獲免欺冒之罪冬十月軍器監欲下河東等路采市曲木爲鞍橋帝以勞民費財不許是時河東陝西廣南帥臣邊功不已請增兵器帝各令給與之至是有乞以耕牛博買器甲者元豐元年冬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乞給新樣刀軍器監欲下江浙福建路製造帝不許給以內南庫短刃刀五萬五千口二年御批有曰河東路見運物材於緣邊造軍器顯爲迂費張皇可令軍器監速罷之三年吉州奏奉詔市箭筈三十萬非土地所產且民間不素蓄乞豫給緡錢期以一年和市從之時西邊用兵久不解四年春陝西轉運使李稷奏本道九軍什物之外一皆無之乞於永興軍庫以餘財立法營辦七月涇原路奏脩渭州城畢而防城戰具寡少乞給三弓八牛床子弩一槍二劔箭各欲依法式製造詔圖樣給之五年七月鄜延路計議邊事所奏乞緡錢百萬工匠千人鐵生熟五

萬斤牛馬皮萬張造軍器並給之八月詔令沈括以
劈陣大斧五千選給西邊諸將十一月陝西轉運使
李察言本路都作院五宜各委監司提舉從之六
年二月詔熙河路守具有關給氊三千領牛皮萬張
運送之八月從環慶路趙尚之請以神箭弓一千箭
十萬給之未幾賜蘭會路藥箭二十五萬七年陝西
轉運副使葉康直言秦鳳路軍器見闕名物計四百
三十餘萬使一一為之非十餘年可就乞自京給賜
詔量給之帝性儉約有司造將官皮甲欲以生絲染
紅代鼈牛尾為瀝水帝惜之代以他毛於一弓一
矢一甲一牌之用無不盡心焉弓曰闊閃促張弓罷
長稍舊法矢曰減指箭牌以藥竹穿皮為之以易桐
木牌改素鐵甲為編挨甲其法精密乃劉昌祚尹
抃闔守勲等所定制云八年十月詔內外所造
軍器以見餘物材工匠造之兵匠民工即罷遣之
元祐元年詔三路既罷保甲團教其器甲各送官
收貯勿得以破損拘民整治八月詔太僕少卿高遵
惠會工部及軍器監內外作坊及諸州都作院工器
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為歲課務得中道他非要切並
權住勿造於是數年之間督責少弛紹聖二年有

司言州郡兵備全為虛文恐緩急不足備禦請稍推行熙寧之詔常令封椿排塼依雜隊法從之元符元年詔江湖淮浙六路合造神臂弓三千箭三十萬二年臣僚奏乞增造神臂弓於是軍器監所造歲益千餘弓是歲詔河北沿邊州城壁樓櫓器械各務脩治有不治者罪之先是二廣路上丁令依熙寧指揮脩置器械三年知端州蕭利上疏極言傷財害民其弊非一乞住買槍手器械疏奏不報崇寧初臣僚爭言元祐以來因循弛廢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都作院創造脩治官吏攷察一如

熙寧時矣時有詔造五十將器械從工部請令內外共造由是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器所之名立焉初從邢恕之議下令創造兵車數十乘買牛以駕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且為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姦吏旁緣而因為民害者深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言兵車之式若用許彥圭所定則車大而費倍若依往年二十將舊式則輕小易用且可省費詔卒以許彥圭式行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多由正塗故車可行而敵不敢輕犯今之

用兵盡在極邊下若駐軍各以保險為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一被追襲遂非已有臣屢觀戎馬之間雖糧糗衣服器械不能為用况於車乎臣聞此車之造許彥圭因姚麟以進其說朝廷以麟熟於邊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其車比於常法濶六七寸運不合轍東來兵夫牽輓不行以致典賣衣物自賃牛其終日而進六七里棄車而逃者往往而是夫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難運致則為諸路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彥圭但圖一官之得不知有誤於

國此而不誅何以懲後今乞便行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元豐之時河北河東路軍器每季終委逐路職司更互攷察元祐罷之四年因工部之請復行之大觀二年手詔曰前東南備禦指揮深慮監郡縣吏急切者倚法害民廢職者慢令失事如築城壁造軍器收戰馬習水戰之類並可量度工力計以歲月漸次興作每得急遽科歛及差雇百姓使急不擾民緩不廢事然後為稱尋詔限十年一切畢工四月罷黎雅等州市斃牛尾慮為民害八月提舉御前軍器所奏乞如崇寧五年指

揮下諸路買牛角四十萬隻筋十萬斤從之政和二年二月詔諸路州郡造軍器有不用熙寧法式者有司議罰具為令六月又詔並用御前軍器所降法式前二月指揮勿行三年詔馬甲曩用黑髹漆今易以朱是歲姚古奏更定軍器曩時甲二副今拆造三副曩時手刀太重今皆令輕易用曩時神臂弓礮二石三斗今礮一石四斗從之悉下諸路改造六年軍器少監鄧之綱奏國家諸路為將一百三十有一訓練士卒各給軍器以備不虞惟河北諸將軍器乃熙豐時造精利牢密冠於諸路臣恐歲久因循多

致損弊乞自河北陝西路為首令諸路一新戎器仰稱陛下追述先志儲戎器壯國威之意從之七年之綱三上奏一言脩武庫二言整軍器大省國用詔升之綱為大監又遷一官時宇文粹中賜對崇政殿奏武庫事因奏武庫有祖宗所御軍器十餘色乞編入鹵簿圖志遇郊兵重禮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且示不忘創業艱難意是年御筆以武庫當脩軍器近一億萬其中箭鏃五千餘萬用平時工料須七十年餘然後可畢於是令鄧之綱分給沿流作院限三年脩之而權住三年上供軍器八年以

宋史志卷一百五十一 十二
之綱奏諸路歲起上供料買分數特免三年綱發
然自時厥後申明郡縣牛皮角筋之禁紛然為害者
之綱之請也宣和元年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
鄭濟奏本路惟潭邵二州各有年額製造軍器今年
製造已足躬親試驗並依法式不誤施用詔加旌賞
以為諸路之勸然自是歲督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
造不已而較數嘗闕繕脩無虛歲而每稱弊壞大抵
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而馴致靖康之禍矣
靖康初兵仗皆闕詔書屢下嚴立賞刑而卒亦無補
時通判河陽權州事張旂奏曰河陽自今春以來

累有軍馬經過軍士舉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
箭槍牌之類於市肆博易熟食名為寄頓其實棄
遺避逃征役拘收三日間得器械四千二百餘物此
乃太原援師尚且棄捐器甲則他路軍馬事勢可
知宜諭民首納免貽他患帝善旂奏賞以一官初
御前軍器監軍器所萬全軍匠以三千七百為額
東西作坊工匠以五千為額紹興初後兵纒千人久
之增至五千六百餘又於諸道增二千九百餘本券
外復增給日錢百七十月米七斗半於是內庫累歲
兵械山積而諸軍悉除戎器三十六年詔工匠

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物料悉蠲之有司奏物料減
三之一工匠二千雜役兵五百為額舊軍器所得專
達建炎中嘗以闕官董慈提舉尋罷之紹興五年
隸工部復以中人典領三十年工部言非祖宗建官
意詔依條檢察孝宗受禪增提點官一員御史力論
其不可復隸工部焉造車之制渡江後東南地多
沮洳險隘不以車為主宗澤李綱有戰車法王大智
獻車式皆不復用而屬意甲冑弧矢之利矣建炎初
上諭宰執曰方今戰士無慮三十萬若皆被堅執銳
加以弧矢之利雖疆敵無足畏也造弓必用良工善

價紹興三年提舉製造軍器所言以七十工造全裝
甲一又長齊頭甲每一甲用工百四十一短齊頭甲
用工七十四乞以木所全裝甲為定式席蓋言諸州
造馬蝗弩不若令造弓詔並改造弓弩內馬蝗弩
改手射弓紹興四年軍器所言得旨依御降式造甲
緣甲之式有四等甲葉千八百二十五表裏磨錁
內披膊葉五百四每葉重二錢六分又甲身葉三
百三十二每葉重四錢七分又腿裙鷓尾葉六百
七十九每葉重四錢五分又兜鍪簾葉三百一十
每葉重二錢五分并兜鍪一盃子眉子共一斤一

兩皮線結頭等重五斤十二兩五錢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兩若甲葉一一元領分兩如重輕差殊即棄不用虛費工材乞以新式甲葉分兩輕重通融全裝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詔勿過五十斤三十二年詔江東安撫司造木弩五千箭五十萬隆興元年御降木羽弩箭式每路依式製箭百萬淳熙九年衢州守臣製到木鶴箭弩二千箭十萬又湖北京西造納無羽箭上曰箭不用羽可謂精巧其屋藏之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乃韓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敵騎衝突其發可至百步其勁可

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為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分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為市馬之直監兵五千以為廣固指揮脩治京城馬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易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既廢淤田司請廣行淤溉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

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自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廢監租錢遂至百一十六萬自郡牧使而下賜資者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書承王得臣與逐路轉運司開封府界提點司按租地約三年中價以定歲額若催督違滯以擅支封椿法論初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奏於岷州床川荔川閭川砦通遠軍熟羊砦置牧養十監議者繼言蕃馬法帝欲試之近甸六年手詔樞密院牧馬重事經始之際宜得左右近臣以總其政今自霧澤陂牧馬所造法始於畿內置十監以次推之諸路宜令樞密院式製回回砲有觸類巧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為破砲之策本奇其法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十四尺每二十條為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道樓下垂至地楸梁垂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砲石雖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立名曰護陣籬索是時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

四
聞而從泣他監焉其厥牧之政則自太祖置養馬務
一善善務四以為牧放之地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
觀兵于幽得汾晉燕薊之馬西萬二千餘疋內阜充
物始分置諸坊牧養之時殿直李諤坐贓監牧許州
盜官最馬多死并主吏斬於市又詔擇豐擅地置牧
龍坊八以便牧養淳化二年十二月詔圉人取善馬
數十疋於便殿設草棧教以秣飼且以其法諭宰執
仍頒于諸軍復以醫馬良方賜近臣嘗從趙守倫之
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疋逐水草牧放不
費芻秣注駒蕃息足資軍用至是守倫復言諸坊牧

萬疋歲當生駒四千今歲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職
當嚴責罰若馬百疋歲得駒七十則加遷擢諸坊產
駒即籍以聞牧放軍人當募少壯充役並從之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
以十分為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奉餘等第
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疋兵
校而下賞緡一疋當是時凡內外坊監及諸軍馬凡
二十餘萬疋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
坊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
油樂糖九萬五千餘斤石諸州軍不預馬左右騏驎

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疋皆春季出就牧子冬則別其羸病就棧阜養飼其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馬凡牧監之在河南北天禧後靈昌監為河決所衝至乾興天聖間兵久不試言者多以為牧馬費廣而亡補乃廢東平監以其地賦民五年廢單鎮監六年廢洛陽監於是河南諸監皆廢悉以馬送河北既而詔取原武監馬赴京師移河北孳生馬牧於原武八年群牧司上言原武地廣而馬少請增牧數詔以淇水集二監四歲馬屬原武歲取河北孳生四歲馬分屬淇水第三并原武監後原武下等馬牧于靈昌監廢監仍隸原武九年詔請監孳生駁馬四時遊牧勿復奪廐明道元年議者謂自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詔遣左廂提點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鎮寧靈昌東平淳澤四監雖廢然其地猶牧本監并騏驥院馬洛陽單鎮去京師近罷之非便乃詔復二監以牧河北孳生馬景祐二年揀河北諸監馬一千九百牧於趙州界隸安陽監既而詔廣平廢監留其一以趙州界牧馬復隸焉所餘一監毋毀廐舍四年復以原武第二監為單鎮移于長葛縣以縣令都監兼領之三年詔院坊監馬歲留備用外餘為兩

群牧于咸豐門外牟馳岡凡收養病馬估馬司驥驥
院取病淺者送上監深者送下監分十槽醫療之天
聖六年詔月以都監判官一人提舉八年言者謂上
監去京城遠送病馬非便詔廢之以病淺馬分屬左
右驥驥院六坊監季較拋死數歲終第賞罰更以驥
驥院官迭往提舉明道二年復置上監易名天垆養
無病馬病馬并屬下監景祐二年詔以收養監馬團
群牧于陳許州界鳳凰嶼免耗芻菽歲以為常治平
二年詔院坊監馬之病不堪估賣者送淇水第一監
別為一群以收養之凡馬之孳生則大名府洛衛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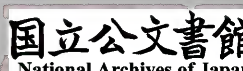
州七監多擇善種合牝牡為群判官歲以十二月
巡行坊監閱二歲駒點印第賞收兵諸軍收駒及
二歲即送官天聖七年群牧司言舊制知州軍通
判領同群牧事歲終較馬死數及分已上并生駒
不及四分並罰奉死數少生駒多即奏第賞三歲
都比以該賞者聞今請申明舊制通判始到官書
所轄馬數歲一考之官滿較總數為賞罰詔從之
嘉祐八年群牧司言孳生七監每監歲定牝馬二
千牡馬四百歲約生駒四百以為定數治平二年
詔諸監生駒滿三十月已上每歲點印選牡之良

者送淇水第二監餘雜大馬悉送河南三監其淇水
第二監馬候滿六十月給配諸監牝馬滿三十
月本監別立群牧放候滿五十月乃撥配他監凡收
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為一券一馬預給
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
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
關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為
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與
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
西川峽三路詔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

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
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
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豐府河西則
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
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
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
又止環慶延渭原奉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太祖時歲
遣中使詣邊州市馬先是兩河之民入蕃界盜馬入
中國官給其直時方留意撫綏詔禁之太平興國四
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正六年詔內屬戎人驅馬詣

闕下者首領縣次續食且禁富民無得私市十二月
詔蕃部鬻馬官取良而棄駑又禁其私市歲入數既
不充且無以懷遠人自今委長吏謹視馬之良駑駑
即印識之許民私市焉先是以銅錢給諸蕃馬直八
年有司言戎人得錢銷鑄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
易之天禧中宰相向敏中言國馬倍於先朝廣費芻
粟乃詔以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先是市馬以
三歲已上十二歲已下為率天聖中詔市四歲已上
十歲已下既而所市不足群牧司以為言乃詔入券
并省馬市三歲已上十二歲已下明年詔府州岢

嵐軍自今省馬三歲四歲者不以等第五歲已上十
二歲已下骨格良善行者悉許綱送估馬司餘非上
京省馬並送并州揀馬司景祐元年御史中丞韓億
言蕃部以馬抵永康軍中所得至少徒使蕃人知
蜀山川道路非計之得乃詔罷之四年群牧司奏河
北諸軍鬻馬請製等杖六付天濰軍真定府定瀛貝
滄州市上生馬十二歲以下視等第給直馬自四尺
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直自二萬五千四百五
十至萬六千五百五十課自萬三千四百五十五至八
千九百五十九六等取備邊兵戶給錢充直以第一



等送京師餘就配諸軍康定初陝西用兵馬不足詔
京畿京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馬四尺六寸至四
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宰臣樞密
使聽畜馬七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五尚書學士至知
雜閣門使已上三升朝官閣門祇候已上一餘命官
至諸司職員寺觀主首皆一節度使至刺史殿前馬
步軍都指揮至軍頭司收員副兵馬使皆勿括並是
七州軍免出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關者
官給二年詔河北州軍直場市馬雖除等樣如聞所
得不廣宜加增直第一等二萬八千第一等二萬六
千第三等二萬四千第四等以下及他馬即依舊
仍自第二等以下遞減一寸慶曆四年詔河北點印
民間馬凡收市外見餘二萬七百餘坊郭戶三等鄉
村三等已上養飼如舊餘點印者悉集揀市五年出
內藏庫絹二十萬市馬于府州岢嵐軍六年詔陝西
河東社馬死者本營鬻錢以助馬直至和元年詔蜀
馬送京師道遠多病瘠目今以春秋冬部送陝西四
路總管司二年脩陝西蕃馬驛群牧司每季撥沿路
郡縣察視之邊州巡檢兵校聽自市馬官償其直又
詔陝西轉運使司以銀十萬兩市馬于秦州歲以為

常嘉祐元年詔三司出絹三萬市馬于府州以給河東軍五年薛向言秦州券馬至京師給直并路費一馬計錢數萬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給以解益交引即不耗度支縑錢其券馬姑存以來遠人咸可別得良馬八千以三千給沿邊軍騎五千入群牧司七年陝西提舉買馬監牧司奏舊制秦州蕃漢人月募得良馬二百至京師給綵絹銀梳腰帶錦襪子蕃官回紇隱藏不引至者並以漢法論罪歲募之二千給賞物外蕃部補蕃官蕃官轉資回紇百姓加等給賞今原渭德順軍置場市馬請如秦州例施行

從之先是詔議買馬利害呂奩等議於秦州古渭永寧砦及原州德順軍各令置場京師歲支銀四萬兩紬絹七萬五千疋克馬直不足以解鹽鈔并雜支錢給之詔行之八年宰臣韓琦言秦州永寧砦舊以鈔市馬自脩古渭砦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古渭砦中場蕃部馬至徑鬻于秦州治平元年薛向請原渭州德順軍買馬官永興軍養馬務如原州德順軍并渭州同判三年為任悉以所市馬多少為殿最又言秦州山外蕃部至原

渭州德順軍鎮戎軍鬻馬充豪商錢至秦州所償止
得六百今請於原渭州德順軍官以鹽鈔博易使得
輕齎至秦州易蜀貨以歸蜀商以所博鹽引至岐雍
換監銀入蜀兩獲其便群牧司請如向言施行是歲
詔河東陝西廣銳蕃落闕馬復置社買一馬官給錢
三十千久之馬不至乃增置如慶曆詔書第三等三
十五千第四等二十八千四年以成都府路歲輸紬
絹三萬給陝西監牧司自是蕃部馬至者衆官軍仰
給焉先是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
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大抵國初市馬歲僅得

五千餘疋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疋
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疋
秦州券馬歲至萬五千疋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
擇水草善地而標占之淳化景德間內外坊監總六
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不預焉歲久官失
其籍界域不明廢置不常而淪於浸冒者多矣淳化
二年十二月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侵民田遣
中使檢視疆理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
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間田
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

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群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群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即募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群牧使歐陽脩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暨

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汾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今則沒入藩界淪於侵佃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旱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此唐樓煩監地迹此臣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舊地尚冀可得推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能治平末牧地總五萬五千河南六監三萬二千而河北六監則二萬三千九支配騏驥院估馬

司以當配軍及新收馬闕于便殿數母過一百九配
軍視其奉錢之數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三寸奉錢
自一千至三百為四等差次給之至五月權止外州
軍士闕馬先奏稟乃給荆湖路歸遠樵武軍士配以
在所土產馬凡闕馬軍士以分數配填慶曆四年詔
陝西河北河東填五分餘路填四分他州軍府東巡
檢兵校聽自市官償其直母過三十千是歲詔諸路
以馬給軍士比試武技優者先給比試兩給闕馬下
疋以下全給十疋以上如舊數支至和元年詔軍士
成陝西河東河北填七分餘路填六分凡主兵官嘗

借馬者至罷兵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賜所借馬
三都虞候捧日天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三軍都
指揮使一外州在官當借馬者經略使三總管鈐轄
二路分都監承受極邊砦至監押都巡檢把截保丁
指使一母得乘之他州并以假人犯者論以違制寶
元元年詔群臣例賜馬者宰相至樞密直學士使相
至正任刺史并皇族緣姻事當賜者如舊制餘給以
馬直少卿監已上三五千內殿承制已下二十三
千凡群臣假官馬進奉者置籍報左藏庫償直四
十千其後多負不償乃詔借馬者先輸直又逋不

償者尅其奉料熙寧以來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為
給地牧馬神宗嘗患馬政不善謂樞密使文彥博曰
群牧官非人無以責成效其令中書擇使卿舉判官
冀國馬蕃息以給戰騎於是比部員外郎崔台符
權群牧判官又命群牧判官劉航及台符刪定群牧
敕令以唐制參本朝故事而奏決焉熙寧元年又手
詔彥博等曰今諸州守貳雖同領群牧而未嘗親涖
職事其議更制應監牧郡守貳並朝廷選授與坊監
使臣皆第其能否制賞罰而升黜之宜立法以聞
又手詔曰方今馬政不脩官吏無著効豈任不久

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甚
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
脩舉後世稱為能吏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
臣既非銓持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
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為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
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群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
之以為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
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
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
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軍鎮

洛陽沙苑洪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
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
騏驎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監判
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
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
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
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
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用縣令佐
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牧制置
先是群牧司請於河北河東陝西樞密院管治所各置

一監以便給軍乃遣官下諸路詳度既又以知太原
唐介之請發沙苑馬五百置監於交城又分置河南
河北兩使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
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
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為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
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
隱於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
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初內外班
直騎軍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上槽風雨勞逸
之不齊故多病斃圉人歲被撻罰吏緣牧事害民

棚并科率無寧歲四年十月乃命回修起居注曾孝
寬較度其利害孝寬請罷諸班直諸軍馬出牧以
田募民出租詔自來年如所請仍令三司備當牧五
日芻粟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
水兩監為一八年遂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沙苑一監
而兩監司牧亦罷矣沙苑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
復屬之群牧司始議廢監時群牧制置使文彥博言
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收租謀散國馬於編戶而責
孳息非便紹元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
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

穿重甲最為利器性歲謂其弓不免損失存者歲
亦漸弛壞今考諸軍見者于八千八百四十二人人
合用兩弓一弓一日上教一弓備出戰合用弓萬七
千六百八十有四僅存六千五百七十有四餘皆
不堪施教乞下鎮江都統司足其額十五年工部侍
郎李昌圖言弓矢之利貴於便疾神臂弓斗力及
遠屢獲其用後又造神勁弓及遠雖在神臂弓上
軍中多言其發遲每神臂三矢而神勁方能一發
若臨敵之際便疾反出神臂下上曰平原曠野官
用神勁弓西蜀崇山峻嶺未知孰利詔金州都統

司詳議以聞既而都統制吳玘奏神勁弓并彈子頭
箭諸軍用之誠便疾神臂不及也詔從其便楚州兵
馬鈐轄言弩之力勁者三十石次者十五石矢之鏃
狀若銀所發何啻數百步洞穿救人江上諸軍有弩
式皆廢不脩詔兩淮荆襄沿邊城守各製二十枝御
前軍器所亦如之紹熙而後日造器械數自山積開
慶元年壽春府造筒木弩與常弩明牙發不同
箭置筒內甚穩尤便夜中施發又造突火槍以鉅
竹為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
砲聲遠聞百五十餘步咸淳九年沿邊州郡因降

都承旨張承一副都承旨張山甫經度制置權不隸
尚書駕部及太僕寺有當自朝廷處分者樞密院主
之已而其說皆不効八年同提舉經度制置曹誦言
自崇儀副使溫從吉建議剗孳生監迄今二年駒不
蕃而死者益衆乃命御史臺校覈自置監以來得駒
不及一分四釐馬死已十分之六於是責議者及提
舉官而罷畿內十監元祐初議興廢監以復舊制於
是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
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
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

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

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時又有旨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不由駕部而達尚書省兵部尚書王存右司諫王覲言元帝講求歷代之法正省臺寺監之職上下相繼各有統制其間或濡滯不通宜量加裁正不可因而隳紊言不果行又詔舊屬群牧司者專隸太僕寺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及駕部至崇寧中始詔如元豐舊制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

畿內孳生十監詔以莊宅副使麥文昞內殿崇班王景儉充提舉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陝西公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并廬多所毀伐監牧官

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蓋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又當益弊且左右廡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疋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行之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求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望失責償為錢四五

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時同知樞密院者曾布也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馬之數凡一千八百凡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

四百他路自二百疋以下至河東路僅九疋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及行也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

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匹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明年詔熙河路應縣鎮城峇關堡官並兼管幹給地牧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五年提舉河東給地牧馬尚中行以奏報稽違且欲擅更法詔授遠小監當官於是人

皆趣令牧守提舉以率先就緒遷官第賞者甚衆七年有司言給地增牧法成令具諸路告功乃下諸路春秋集教以備選用令下奉行之者益力蔡京既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如官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制論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疋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

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蕪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則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言官等承詔言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死物力高四願養一死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買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畿外盜賊外乘越三百匹者有禁在府界者有禁在畿外者一曰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有禁在畿外者一曰五十束加給以錢

四百八

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府城縣通債者保戶
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償之歲一閱其
肥瘠無苛留者九十四條先從府界頒為五路委監
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特河東騎軍馬萬一千餘疋省成率十年一周議欲
省費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兵部言河東正軍
馬九千五百疋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
之以合額後正軍馬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下中書樞
密院樞密院以為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
一馬歲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而輸其直

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省出於民決非所願況咸軍馬
五千疋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
民間從便牧馬不以五千為限於理為可中書謂官
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七千募民牧養可省
雜費八萬餘錢計前二年官馬死信於保甲馬而保
甲有馬可以言戰御盜公私兩便帝立從樞密院議
九年京畿保甲養馬省錢銀布止免輸糶而省馬
數元豐六年取河東路保甲十分之一以養騎戰且
以本路省息錢給之每二十五令市一馬仍以五
年為限七年詔京東西路免教關保甲養馬五千

四百八十八
定是給錢十千限京東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是
冒提邊保甲馬官京西以言公雅京東以言雅領之
罷鄉村物力養馬之令養五馬者免保甲馬皆期所
障也翊及公雅既領提舉事多所建白請借當平錢
每路五萬緡付州縣出息以實馬之充肥及養息者
願以私馬印為保馬者聽養馬至二匹蠲役外每疋
許次丁一人贖杖罪之非侵損於人者詔悉從之公
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疋限十五年者從為二年半
京西不產馬民貧之益不堪上慮有司買數過多百
姓未喻上意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

市八疋限以八年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
及萬疋請令諸縣弓手各養一疋以贖失捕之罪哲
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為急乃詔曰京東
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
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
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
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
而保馬遂罷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
力養馬以備官買熙寧二年河北察訪使曾孝寬以
為言始參考行之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

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為憂元豐三年春以
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
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
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
者馬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
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
道各上其數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
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
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
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三京西南路五

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
高直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驍騎以上千疋出市以平
其直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
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
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為生誠
為便利已而得駒庫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
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
閱實及格者一疋支五緡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時
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
七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

兵河東就給本路廊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
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
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諸路養馬指揮
至八年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
至於牧市則仍嘉祐之制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
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
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焉八年遂置熙河路買馬坊
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繼又置熙河岷州通遠軍
永寧砦等場而德順軍置馬場亦復先是麟府路上
所市馬三百以其直增於熙河而又多贏備乃罷木

路博易令軍臣司自市時又以邊臣之議市岢嵐火
山軍上產馬以增戰騎又以邊人盜馬越疆以越
利等皆罷之自是國馬專仰市於熙河秦鳳矣熙寧
七年熙河用兵馬道梗絕乃詔知秦州府秦延慶兼
提舉我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明年延慶言威雄嘉
澗文龍州地接烏蠻西羌皆產善馬請委知州若若
以錦綵茶絹招市未及施行會威茂州夷人盜邊及
西邊馬已至八月遂詔罷提舉我黎買馬元豐中軍
興乏馬大年復命知成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
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遂制嘉州中鎮砦雅

州靈關等買馬場而馬皆不至元祐初乃罷之元祐
中嘗詔以蜀馬給陝西軍以陝西馬赴京師崇寧五
年增黎州市馬至四千疋然凡云蜀馬者惟沈黎所
市為多其他如我瀘等州歲與蠻人為市集存優極
數馬以給其直大觀初又詔播州夷界巡檢楊榮許
歲市馬五十疋於南平軍其給賜視戎州之數熙寧
中罷券馬而專於招市歲省三司錢二十萬緡自馬
不下槽出牧三司復給芻秣之費更相補除而三司
歲償群牧者為緡錢十萬以增市馬券馬之罷已久
紹聖初提舉買馬陸師閔奏復行之令蕃漢商人願

以馬結券進官自先從諸場驗印各具其直給券送
太僕寺償之其說以為券馬既盛行則綱馬可罷行
之二年樞密院言券馬死不及釐而綱馬之死十倍
乃賜師閔金帛加集賢脩撰以賞其功時議既不以
券馬為是主嘗買馬閔亦言其枉費然曾布力行
之熙寧中乃詔買馬一遵元豐法市馬之官自嘉祐
中始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以制
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熙寧中始置提舉熙河路買
馬命知熙州王韶為之而以提點刑獄為同提舉八
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買馬固為一事乞同提舉

買馬詔如其請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進來督市馬者元豐三年復罷為提舉買馬監牧司四年壽安判官郭茂恂言承認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錢而併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錢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使吏司仍認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積聚六年買馬司復罷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

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職任始一市馬之數以時增省初原渭德順凡三歲共市馬萬七千一百疋而群牧判官王誨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券馬歲至者萬五千疋今券馬法壞請令增市而優使臣之賞熙寧三年乃詔涇原渭德順歲買萬疋三年而會之以十分為率及六分七釐者進一官餘分又析為三

等每增一等者更減磨勘年自是市馬之賞始優
矣時誨上馬政條約詔頒行之其後熙河市馬歲增
至萬五千紹聖中又增至二萬疋歲費五十萬緡後
遂以為定額特詔增市者不在此數崇寧四年提舉
程之邵孫鼇抃以額外市戰馬及二萬疋各遷一官
鼇抃仍賜三品服大觀元年龐寅孫等又以買御
前良馬及二萬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
漸等更以遵用元豐成法省費不貲各加職遷官時
如此類頗衆賞典優濫官屬利於多市馬取充數而
已支配舊制自御馬而下次給賜臣僚次諸軍而驛

馬為下熙寧初樞密院言祖宗時臣僚任邊職者或賜
帶甲馬示不忘疆場之事承平日久僥倖滋長請應
使臣閤門祗候以上充三路路分州軍總管鈐轄之
類賜馬價如故餘皆罷給奏可十年群牧司又言
去歲給安南行營及兩省宗室諸班直及諸軍諸司
馬總三千餘疋未支者猶二千請裁宗室以下所給
馬諸司停給從之自罷監至此始闕馬矣熙寧初詔
河北騎軍如陝西河東社馬例立社更相助錢以市
馬而遞增官直尋出奉宸庫珠十餘萬以充其費
其後陝西馬壯苦於歛率元豐中乃詔本路罷其法

更從買馬司給之時又諸路置將馬不能盡給則給其直而委諸將自市其在熙河蘭會路者即以為買馬之數初內外諸軍給馬例不及其元額視其闕之多寡以分數填配元豐更立為定制凡諸軍闕馬應給者在京府界京東西河東陝西路無過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後諸軍闕馬者多紹聖三年乃詔提舉陸師閔於歲額外市馬三萬疋給鄜延環慶路正兵餘支弓箭手仍權不限分數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陽等路乏馬復給度僧牒令臣就市以補諸軍之闕高宗紹興二年置馬監於饒州守倅領之擇常

田為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置監臨安之餘杭及南蕩十九年詔馬五百疋為一監牡一而牝四監為四群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帝謂輔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昨自牧養今二三年已得馬數百先是川路所置馬歲牧於鎮江是年春上以未見蕃息遂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鄂間牝牡千十餘年僅生二十駒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馬秦馬舊二萬乾道間秦川買馬額歲萬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曹司歲出易馬紬絹十萬四千疋成都路十二

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慶
元初合川秦兩司為萬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兩司
為萬二千九十四然累歲市易多不及額蓋南渡前
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郵良健可備行
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
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產是也羈
縻馬每綱五十其間良者不過三五中等十數餘皆
下等不可服乘守貳貪賞格以多為貴經涉險遠且
綱卒盜其芻粟道斃者相望成都府馬務歲發江上
諸軍馬凡五十入綱月券錢米二百緡歲計萬一千

六百緡歲發三衙馬百二十綱其費稱是率未嘗如
數蓋茶馬司靳錢帛馬至價不即償致然也舊蕃蠻
中馬良駑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倅欲馬溢額覲
賞乃高直市之夷人無厭邀求滋甚後邛部川蠻恃
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而夷人每買馬以茶錦
不堪藉口慶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馬至秦司亦罕
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七年詔川
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七百
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司步司各
千州馬良者二百進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廣馬者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下李棫請市馬赴行在紹興
初隸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
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舜陟為
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
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絕四千廉州塩二
百萬斤得馬千五百頭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
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
土人云尤駟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
四百里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自北諸蕃本自無馬
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

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砦求市馬知邕州姚恪
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
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
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
自產小駟疋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
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
赴三衙餘以付江上諸軍寶慶四年兩淮制府貿易
北馬五千餘而他郡亦徃徃市馬不輟咸淳末有紀
智立者獻謀以為兩淮軍將武官巨室皆畜馬率三
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取防江各令飼馬

後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爲約江面寧
即放歸又云陳巖守招信團馬至七千出沒張耀此
其驗也臣僚言宜倣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馬
則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馬遵陸則崇國復
嶺盤回斗絕舟行則峽江湍急灘磧險惡每綱運公
私經費十倍而人馬俱疲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
綱兵所經甚於寇賊雖臣僚條奏更迭終莫得其要
願豈馬政各因風土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